

健余箴记 清 尹会一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 (清) 尹会一 着 张受长 辑

健余箴记自序

昔薛文清尝言：自朱子后，性理已明，正不必著书。程明道、许鲁斋皆未尝有专著，而言道统者必归焉。信足以定吾学之的矣。然文清未始无书也，读书录二十卷，其不得已而有言乎？夫言以足志所重，顾行而著书于世，每与行违、迹相似而实不同，此圣贤之所以欲无言而终有言、虽有言而异于有言者之言也！余自四十以还，笃信正学，而精力就衰，难于强记，有志未逮，终日在悔吝中，大惧荒落无成，因将耳目所经，凡切于身心、可以反求而得者，俱书于册，时时检点，用以自省自克，匪敢附于先儒读书诸录也。乾隆六年夏六月庚子博陵尹会一元孚题

健余先生劄记序

曩余辑四书朱子本义汇参，吾友健余先生屡书敦勉，且曰近订劄记，自省自克。余心识之，苦远莫能致。丙寅冬，先生督学南来，延余入幕。方是时，先生为士习人心计，提唱小学，发明经训，凡心性理气义利儒释，与夫古今升降一切著述源流异同之故，无不反复陈列，恳款周折。而余羸老，讨论暇即衰疲，终无由读其书。越二载，先生卒于松江，余往哭之，感恻疾作。明年秋，公子嘉铨以劄记藁本丐余订正，始得见。夫劄记往来于胸中者，越今十年矣，使蚤见之，纂入汇参，自可与薛文清读书录、胡敬斋居业录、罗整庵困知记，以及陆平湖蒙存诸说并存千载。一时交臂失之，此余垂髦之年所深恨且惭，而益信先生俟百世而不惑，后起定有人在，非偶然也。卒读再三，见其随时随笔，精知质行，盖不留毫发憾。而其指要，大都前示余书尽之，厘成四卷。同学之切近，政教之纪纲，古人之贤奸，阅历之得失，以类而推，点次便览，亦吾汇参之例则。然他日相从地下，莫逆于心，尤余订交二十余年，拳拳执友，而外间罕知者已。乾隆十有五年冬十月癸未己山学弟王步青题于竹里草堂时年七十有九

健余札记卷一 为学

为学要知学为何事人何故宜学天既生我为人便当效法为人的样子所以小学不可不豫我既为天所生之人便当扩充为人的分量所以大学不可不讲能学则可以作圣不学则无以成人常存此心所学自正必有循序致精日新不已之功效若开首不明为学大指此心先错虽殚精敝神终其身亦不过记诵词章之末总为利禄二字结果一生负天甚矣俗学之弊大率坐此亟宜猛省

或问学之不讲久矣愿闻正学大指曰学问之道不外修己治人修治之功只要迁善改过严而操之曰克己约而守之在居敬居敬则能穷其理而践其事由己及人俱可归于

至善而底厥成矣然其始必先立志必如孔子所谓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方可言立志然志有定向非见之真者不能是以程子云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即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

谢上蔡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此语最切于学者盖人性皆善而本心之德不能不坏于人欲皆由性偏处为累惮于克治耳能从难克处用力则义理之性以渐而复矣

学问之道总以变化气质为要但变化气质亦有两说一在从其性之所近而扩充之一在矫其性之所偏而克治之观虞书教胄子之四德可见

朱子自谓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愚谓与无志之士言学圣不可不使知其易如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语是也与有志之士言学圣不可不使知其难如孔子非尔所及仁则不知等语是也

自知之谓智自爱之谓仁自克之谓勇世人好言智名勇功利济行仁故入德者鲜爱曰仁爱人为爱自爱亦为爱原无二致

知行并重知行递进知行合一工夫全要得常惺惺法道理方见得活泼泼地

潜龙勿用是干卦要紧处夫潜则已弗用矣而必戒以勿用所以保其潜德君子法天工夫所谓始于闾然尚絅而终于无声无臭者也干元用九根柢于此学者宜潜心体玩服膺勿失

干卦象传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夫干刚天德犹不可为首而况区区才智之末斤斤自恃以为物先其能免于亢悔乎但真刚未有不能柔者既曰天德自不见其有首矣此用九之所以为吉也

每疑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二句似君子于主敬之外别有集义工夫今读杨龟山先生语录云尽其诚心而无伪所谓直也施之于事则厚薄隆杀一定而不可易为有方矣敬与义本无二所主者敬而义则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实义亦敬也故孟子之言义曰行吾欲而已得此解心为畅然

随之六二曰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六三曰系丈夫失小子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后世不讲亲师取友之义昧于邪正损益之分好言兼与而不能舍下必至终身一无所与而比匪之失不可胜言矣兑之九四亦曰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大旨相同夫孚于嘉则吉孚于剥则厉岂独为居上者言之哉凡为学者皆当深省也

复之六二曰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朱子谓学莫便于近仁既得仁者而亲之资其善以自益则力不劳而学美矣故曰休复吉然则世之学者不知亲君子而远小人肯避吉而自趋于凶者也岂不可哀之甚乎

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亦仁而已矣不远复三月不违仁也休复以友辅仁也频复日月至仁也独复志于仁也敦复依于仁也迷复痿痹不仁也惟君子体仁常见天地之心故复卦心学之源也系辞传云复以自知其又以致知为求仁之始

乎

频复厉频巽吝均当为戒

大过之上六曰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夫涉而灭顶何尝非过而圣人不忍咎之者所以重节义而维纲常意良深且厚矣后世讲学家轻视节义往往概之以伤勇曷不玩僻而识周情孔思之所重哉

坎中实诚也离中虚明也在天地别坎离交而后阴阳泰在人身则诚明至而后德业成故坎离者天地之大用诚明者学问之总纲也以坎离终上经盖上下经之中而六十四卦之枢也

谦之六爻皆吉震之六爻无凶惧以终始自无咎也于此得寡过之要

每逢忧患危疑必示人以出险济难敬慎不败之道读大易者当知圣心之仁

升卦上六冥升为不知止矣又系之曰利于不息之贞圣人望人迁善多在理欲关头一转移间孟子好乐好勇好贷好色可以致王之说皆本于此其几甚微学者所当深辨也遯之大象曰君子以远小人而严远象艮止严象干刚天非有意绝山而山自不得近如君子不必厉声色以绝小人而礼以律身义以制事廉隅懔懔小人自不能近也

蹇以反身修德困以致命遂志君子处穷所得为者如斯而已壮以非礼弗履晋以自昭明德君子履盛所可恃者如斯而已此谓守约此谓由己

周易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教人以成其是者而终于有孚失是盖人情真是者少似是者多自是者尤多是固不可冒也夫子则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可见知节则知是吾儒不可过于自信

吉人辞寡躁人辞多人生多言已是极受病的气质尤不可与人传说闲话如遇人有互相猜嫌两相祗毁之语只可正言劝解婉言开释令各尽其道自然感悟彼即不听我亦无过若将两下言语传来传去令人愤恨或至激出祸事不但旁人公论不平即发言的人气消追悔亦归咎于传言构衅之人岂不枉坏人品

恕字最难故曰强恕工夫只是反己自尽自能推己及人一诚字亦可包括所谓忠为恕本也

由博反约者一贯之候温故知新者修业之功致知工夫较多力行工夫较难

从前只讲论天地万物为体的道理如今才识得天地万物为体的气象世间千变万化各样事情都从这里做出总在吾方寸内一点生意不要顷刻划断

周子教两程寻孔颜乐处此乐字即大学之诚意自谦中庸之素位自得其真途在孟子万物皆备章而其真蕴则于论语开首第一章已包括无余矣盖时习是下学之功说乐不愠是上达之妙孔子一生自少至老愤乐相循无论杏坛教学时习在平居即周流列国仆仆皇皇于道路之间亦无非不怨不尤不厌不倦之真趣也此中真趣不但非异学曲学所能窥亦岂寻常稽古穷经之士可以口耳假借者乎然则斯乐究于何处寻之曰只要于学字认得真便于乐字寻得着圣经一章昭示具在统言之有纲领析言之有条

目约言之则更有本时习在此说乐在此克复在此为邦亦在此而已矣有志于学者慎勿舍近而图远也

偶见旧本四书学庸之后各载或问论语则于朱子集注序论之前载程子论读论语孟子法大约似明时所刊旧板内云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孟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云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又云读论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皆吃紧为人语学者所当切己体察也

或谓三百而下为诗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诗亦犹孟子以后德业分歧治事者多忘身心学道者又遗世务奈何曰遵尚书言志之训不说闲话庶几可以言诗工不工固非所论矣守大学知本之教要于诚身庶几可以言学德与业断非有二矣此余数年来所深信不疑者惟惭有志焉而未之逮耳

和靖于樊迟问仁知章发明问学之义最为亲切详细其言曰学者之问也不独欲闻其说又必欲知其方不独欲知其方又必欲为其事而以既问于师又辨诸友为当时学者之务实盖学以学为人也问以问所学也既为人则不得不学既学之则不容不问此乃为己之功故曰务实后人不知学为何事安能好问不知问为何事岂可言学闻和靖之语其亦可以少思矣

或疑论语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中庸曰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是守即是行也程子好学论知之明则信之笃信之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朱子集批注据于德云行道有得于心而守之不失是行然后守也岂行与守果有先后之分与曰余向来于此亦属含糊近始实加体贴觉得是单言守则守即可以该行单言行则行亦可以该守但既择既知以后容有未之能行之时断无可以不守之时盖行犹因乎时势而后起守则贯乎始终而勿忘也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真是彻上彻下语言忠信行笃敬参前倚衡真是鞭辟近里着己之学于今实信得程子之言不我欺也

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方可言学常存是心必有所得

圣人中礼贤人守礼学人当习礼下学上达无以易此自修君子断难同流合污

圣道至高正从卑迩处益见如天之高于地不可测量其实地之上即天也若一味高远亦安所用其仰乎

或问择守知行之义予尝明辨无疑矣孔门博约之教与此有异同否曰朱子谓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正颜子博文约礼工夫盖随择随守即是随博随约非有异者也后儒于文礼二字欠分明则博非所博约非所约何怪其泥于知行择守之先后而纷纷置喙毫无裨益乎

或问视远惟明听德惟聪之义曰妥视远则当思明而不蔽于近要听德则当思聪而不蔽于邪此一义也近无所蔽所视自远乃为真明邪无所壅所听皆德乃为真聪此一义也非礼勿视即所以思明非礼勿听即所以思聪此尤要义君子思诚之实学也

某尝与同学友论静时苦多杂念言论虽多尚未分明近来细玩先圣先贤及诸儒之书觉得此处亦不待烦言

大抵未起念时只是持守已动念时便要省察不必有无但须分邪正自主于一而不杂矣

学者终日之间不但闲度可惜或读书或应酬或静坐有所背于问学即是不能博文有所懈于德性即是不能约礼以此时时体察日日警策未有不进益者某近来深信横渠此种言语但一年三年之说未敢以为限耳

薛文清曰纔欲修辞立其诚则言自简以可言者少也此语深堪体味盖气质浮躁之人骤欲缄口大是难事惟出口时即加检点凡己之所未知未能者不敢发人之所难知难能者不敢责一以忠信为主则辞不期寡而渐寡洵是谨言要诀恨未能也敢不服膺

或问朱子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义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谓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固有虚懦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恐亦未免于昏愤杂扰而所谓敬者非其敬矣夫施于彼而合宜所谓义以方外也今就念虑起处言之是慎独亦可谓集义乎曰敬贯动静义合外内固非判然两事也但对举言之各有所重耳念虑起处独也分别公私义利以决取舍非辨义之功乎辨义于方动之始徙义于既动之时处处体察正所谓集义也朱子言触手便作两片本就义之分别而言也若看到融洽处即以义为敬之精明又何不可

或疑尚书今文古文真伪难辨奈何曰余向亦留心于此今则觉得不必盖穷经所以致用但察其理之精粹与否有益于身心家国否若止稽其文体纵使考辨极博何益不独尚书凡治经传皆然

经文脱误尚书为甚能如孟子之取武城乃可阙疑亦可决疑

每论一诗必举一人一事以实之似乎可据然未免多执滞难通朱子集传只欲读者从本文参玩不肯如小序之篇篇征实是朱子说诗大本领周易本义亦然

尊德性与道问学若看作平列语则非盖言君子之功无非尊其德性而所以尊之者必由于问学以赏致其力也然则涵养之功轻于致知乎曰非轻涵养工夫也盖涵养用敬乃是统体工夫所谓戒慎恐惧无时不然也然必实从事于格物致知有以见夫内外本末初无二理斯戒慎恐惧方有着力处故中庸末章就下学立心之始说起必言知远之近三者乃可以入德至首章开端已将性道教之源流本末分明指出故专言戒慎而致知之义已在其中矣余比年略见及此阅困知记益觉释然

罗整庵云释经小有不同未为大害至于义理之本源毫发不容差互也训诂家不可不知此意

罗整庵云凡经书文义有解说不通处只宜阙之盖年代悠邈编简错乱字画差讹势不能免必欲多方牵补强解求通则凿矣聪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费心力

若真欲求道断不在此愚谓此即多闻阙疑之圣学也真欲求道者自能深味斯言耳孔门学者无不好礼如檀弓载将军文子之子除丧受吊深衣练冠待于庙而垂涕子游观之遂善其处礼之变而称为动中后之君子有如是之留心丧礼者乎吾必谓之好学孔子叹刚者之未见岂不知学问以粹养为上盖重远之任非刚莫胜流俗之靡非刚莫矫厥后曾子得圣道之真传由是而子思而孟子以及伊川紫阳俱以刚德传脉经传所载声情毕肖志于学者惟当从反身克己处入手久则敬义立而德不孤矣乡原固与此相反而气质用事者又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今人匪但不能扩充其端且由蔽锢之久误用而相反者甚多如好货好色小不忍之类亦是爱惜可谓惻隐乎耻恶衣恶食耻闻过耻下问亦是媿赧可谓羞恶乎故拘蔽未深者当识其端而扩充之拘蔽既深者在察其偏而力矫之善端可求而中体难识故中庸但言择善而不言择中其言择乎中庸亦即继之曰得一善惟明善而后中道可识允以执之自不同于子莫之执中矣此义惟考亭最精人知周子之学主乎静也然观易通所载必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立诚之实功而谆谆于慎动是慎动乃见其主静合内外彻上下孔门学脉正在乎此异端安得借口或问周子通书云志伊尹之所志得毋与中庸下学立心闇然为己之意不同否曰成己成物性本同原古人立志合下便远大其用功也入手便细切盖不细切则必不能远大不远大亦必不能细切也故周子以学颜子之所学与此句并言非学颜之学则志尹之志将究归于阔落无成矣是学先克己正所以实其志也荷先知先觉之重任严非道非义之大防有二理乎不如此则富贵利达志非所志浮杂虚寂学非所学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李延平之学得于豫章人但称其专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愚疑学者自此入手恐无着落嗣读其文集与罗博文有云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先生反身切己深潜缜密之功于此乃见真实前接伊洛后启紫阳有以也夫

刘屏山先生以元晦字朱子而祝之曰木晦于根春容晬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朱子自谓涉世犯患而后知其言之有味夫晦之云者即大易之所谓潜中庸之所谓闇也通乎夷险彻乎始终其义无穷其功不息朱子晚而益味其言所得深矣自谦云乎哉

朱子曰圣贤千言万语总是教人做人而已小学大学之书皆做人样子也学者自少至老从事于斯始终惟一如此而德不修业不广不足语于成人者未之有也

和靖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乃是分外不容一客感客形之杂耳与释反之空寂大相悬殊

李正叔论朱子之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又曰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数语足以括朱子之生平定吾学之准的

大学之知本论语之务本乃孔门入德成德彻上彻下工夫

朱子称孟子之学识其大者故虽当礼法废壤之后而能因略致详推旧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余每三复斯言窃叹后世鲜命世亚圣之才盖由于提纲挈领之学未之有得耳

大凡学人心粗者先要能疑心细者却要阙疑此是孔门相传学诀

圣人之心戒慎恐惧常见为危即其道心之主宰而由危得安处

古人格物不止于读书后人格物莫要于读书

向知读书所以穷理今知读书可以持敬

朱子曰此心此理原无间断亏欠圣贤遗训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迟疑等待何用准拟安排只从今日为始随时提撕随处收拾随物体究随事讨论玩此数语立志居敬穷理之功备矣

由用溯体存体应用此致知用敬之功也体常涵用用不离体此用敬致知之效也

就应事处下工夫用也就所以应事处下工夫体也

欲念杂念固有浅深轻重然必从难克处克去方见斩除力量用敬工夫欲念杂念何以知之而斩除之则致知之功自有并进而不能偏废者矣

惟明乃敬惟敬益明

必兼穷理而言克己性真始露必兼克己而言穷理性分乃实若偏言自不免于有差而亦不足以为至矣

心无欲则虚心有主则实

无位时便要充广此心洋溢满足未发时便要涵养此心澄澈浑融乃是穷达无二动静合一之学

守之以死不敢自懈者主静集义之功力也活泼满眼渐臻熟境者主静集义之趣味也主敬静以立大本莫如朱子防虚静以立大本亦莫如朱子

未博先约者主敬以立本非存心无以致知之说也既约仍博者据德依仁之后不废游艺之功也

认定明新止至善本旨乃见格物是从源头处做起到源头处归宿故曰知性则知天也作得主宰贯得事物即是依法学程朱之实验讲求义理以栽培之乃存心以穷理集义终身不容少懈者也

提起明德诸弊消散近于干道资性高者能之其次则用主敬穷理之功渐渐磨炼久则断续自少也

大着胸襟密加体察二者缺一弊病即出后儒多是偏在一边

圣贤之生也以正气培元气其死也自不等于游气用事之庸人

古人读书乃栽培志气之一端今人读书乃栽培志气第一着

程朱相传圣学真脉无如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之简而该者东轩先生每为予言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亦是说到未发尽头处

体验未发工夫知性为要

用功自格物致知入手立教以遵小学收放心为先

行孝经以小学为实践乃是真能明于孝经者

忠信而好学所以进德可以学礼之义尽在其中由之终身彻乎上下

或谓圣人处危疑患难自有明哲不测大远常人之处曰亢则有悔孙则不瑕理之常也知几其神固有保身之哲顺受其正实无巧避之方圣人用九用六亦始终不二其心焉耳

自胜为强非刚愎所能托也常胜为养非优柔所能假也好德者审之

读书要阙疑然后所悟为真得修身要改过然后迁善能日新

或疑天似严于待君子而宽于待小人何也曰责备贤者生于忧患固理之自然其实天非有意以严之乃君子之自处本严耳严于幽独若或指视严于宫庙若有鉴临严于出处难进易退严于辞受崇廉戒贪严于大节死生不变其志严于细微箠豆不易其行故世间不如意之境常若集于君子之一身由君子观之直是不可为之事常多于所可为耳小人反是故无忌惮不知纵其淫实以厚其祸降祥降殃之理终不诬也

吾于南轩先生之讲孟而识义利之辨吾于东轩先生之遵朱而识敬肆之端

悔者吉之根辨者谤之媒不信于人但当反己自克用向里工夫

或问异端于何辨之曰有一言为界限凡在五伦五事上做工夫者皆不得谓为异端之学

海宁陈师言自尧舜至于汤章论道统则始自尧君子存之章言存心则断自舜以尧之大则天天道也舜之事尽人人道也此意未经先儒发挥

晋人有称闻善若惊见恶若讎者可谓正士但以血性男子自居恐流于褊也不若见善如渴闻恶如聋之语尤为切实忠厚焉虽然意在隐恶犹恐人己之见未化也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庶几诚于好恶公人己而同忧患者乎

古之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后之君子尚气质而忘问学不能以问学变化气质安能由工夫而复本体使德性无失其为尊哉

族庖与良庖常一厨共事良庖之能族庖既习见之矣而技仍无改于其旧者志不求进耳士与有道同里闰日覲面而不相亲亦不化者但当责志毋咎资禀之下也

经言正家未有如家人卦之备者始在闲终在威贯通在有孚根本在言行厉而有节交而相爱以是介妇无遂豕妇富家刚柔各当内外咸宜一室而太和之象在焉故六爻皆吉也有家者其勉之

朋友一伦后世弗讲读朱子跋黄仲木说庶得其义可发深省

君子之行不与日月争光则与草木同朽歧路之间必无豪杰有志者慎勿戒于雅俗共赏之谬论而泛泛悠悠沦胥没世也

健余劄记卷二 敷教

敬敷五教在宽宽即仁道易所谓体仁足以长人也在人性为仁在天道为元元以长众善仁以统四端故无论体元之天子调元之宰柑以及庶司百职凡居民上者无不宜体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而仁以育物宽以得众至于义者行仁之宜而宽而有制即所谓严也岂可以严为宽之对乎后世泥于左丘宽猛之说则失之愈远矣不知夫子之论子产亦止称为惠人若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则是仁道犹有缺欠必须将另一件补其不及何其视仁太浅而开天下以刻薄之渐徒滋借口也是岂圣人之言乎

吕成公云履为易中之礼豫为易中之乐诚哉是言无声之乐气志塞乎天地豫之义所以大也然卦利而爻则否二介于石不可言豫九四由豫尚戒勿疑盖不可无豫者世道也不可无豫者人心也圣人大其义于卦而危其词于爻垂戒之意深矣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独办君子欲有所为必与其类同心共济故复重朋来而泰重汇征凡天下国家五伦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于其间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圣人观噬嗑之象务使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和且洽矣

泰之上城复于隍丰之上阒其无人处泰与丰岂易言哉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范祖禹之论善矣窃谓大臣职在荐贤则知人亦所以为良也

仲虺之诰言慎厥终惟其始蔡仲之命言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太甲下篇亦云慎终于始可知慎者成终成始之道也有国者不可不谨

成王之答羣臣也曰不聪敬止聪敬二字相连极有意味大有关系盖未有不敬而能聪者亦未有真聪而不敬者也道统开于帝尧史臣赞其德曰钦明聪敬之旨盖本于此与朱子谓人君当务聪明之实不可求聪明之名胡敬斋谓今人有聪明都不会用反为心害嗟夫世之误用聪明而不自知者皆由昧于钦敬之义者也道之不行又何怪焉

周之盛也曰于万斯年不遐有佐及其衰也曰四国无政不用其良至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而遂不可为矣贤才之系于治道岂细故哉

汉高谓李斯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而怒萧何之请苑以媚民至于系狱夫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适以速秦之亡耳微王卫尉言则汉高不几为秦皇之续乎然闻言即悟豁达之风度越世主远矣

卫侯不听子思之言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汉文能听冯唐之言不以六级废云中之守用人之宽严兴亡之本也

昔人论为政之道兴一利不如除一害汉文帝躬修元默令德善政相望于册而书除者居其大半可谓省刑罚薄税敛矣以此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不亦宜乎若夫内多欲而外尚繁文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治者也

汉相王嘉尝谓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语不但庸主宜知英主尤当深省昔陆抗上疏谓小人不明道理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夫世主好任小人非爱其才则喜其竭情尽节耳不知小人无才安能以动人

主至其竭情尽节尤属小忠小信之为既不足以引君当道亦难语于亮采惠畴也至于奸回谗佞则陋劣之私又将无所不至矣故易言开国承家必谆谆于小人勿用也

北魏秘书令高佑尝言勋旧之臣才非抚民者可加以爵赏不宜委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夫私人以财财虽费而其害犹轻私人以官官一滥而其害无穷明主审此乃不昧于轻重之宜耳

隋主自专庶政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张元素谓其借使得失参半乖谬已多下谏上蔽不亡何待此非为闇主言之为英主言之也苟不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义虽英明盖世适足以益其丛脞而已

大学言诚意吃紧在好恶两端乃人心之同然也推之为恕絜之为矩由家而国而天下己情不辟人性无拂持其平焉而已后世不讲乎此刑赏举错动与羣情相反不知大权所在人不敢违而公论所在亦实有难犯者自古骄泰之主欲与天下争一日之是非而不可得堪为鉴矣

君相每叹世乏全才不足供国家之用夫天下全才原少恒赖君相之作养而后成未尝养育而欲世多誉髦不其难乎且取人而不以身恐求之愈备而相遇终疏尔

魏征对唐太宗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论本于书之明四目达四聪可谓善矣然亦有发言盈庭而莫知适从者则以中无主宰而淆于聚讼之群言似明非明寡断之失或致与暗主同科故知本之学贵居敬而务穷理也

司马温公上体要疏不独熙宁之切务虽万世亦不易也夫元首丛脞失于昏庸者常少而中于聪察者常多

治之主尤当三复其言而晓然于为政之有体治事之有要也

元臣王盘因议定官制疏称历代制度有官品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宠荣职位所以委事权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五等爵号不宜任以职位此论甚正可以为则若以显官酬勋臣以事权假亲戚至于旷厥官败乃事非所以重天工亦非所以全亲戚也

屯卦六四象传曰求而往明也夫王之不明莫大于不能信贤大臣之不明亦莫大于不能求贤使为大臣者知己之不足必资人之有余而往求贤才以共济于以成亨屯之功洵吉无不利矣其为明孰大焉

或问泰卦二爻之义曰以包荒之量用冯河之勇不遗乎遐远不牵于朋比则能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治泰之道得矣然必以包荒为主盖宽乃治本而断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处之皆宽中合而相济之道也大臣如此君道亦然论语所谓宽信敏公者意正本此易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誉夫四近于君而不得君不可言而不言可也可以去而不去可乎然则传所谓贤人隐者非隐于朝之谓也身隐焉文殆将遯矣若张氏闭于前而舒于后之说似与六三同为待时而发岂贤人当君臣道绝之时能逆料他日之必有合乎且后世伴食中书之辈孰不借口于此故经术之真伪所关匪细故也

戒言利者曰利者义之反也好言利者曰利者义之和也后世借口经文类如斯矣不知

干卦文言因利与贞字相连故特揭义字以正其名谓是合义之利而非悖义之利也岂容计利之徒托此以济其私哉

书微子篇有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之语不特处变如此处常亦然盖人臣事君遭逢或殊才志亦异各安于义之所当尽各达其志之所欲为迹不同而忠则同也比而同之反多不韪

皋陶之论九德也刚柔咸备而明敏不与焉毋亦古之所重在德而明敏之才不足以言德与抑于乱而敬中已寓其美欤

孟子劝梁惠王行王道先之以不违农时三者朱子以为为治之初法制未备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节爱养之事也后世不知务此或因承平日久户口日繁百物俱听愚民之伤耗而全无厉禁偶逢歉岁民苦难支议赈议蠲流离不免以致盗贼充斥而官法不能禁诘安得命世之才为国家谋奠安筹久大乎

古来大臣有得君愈专取祸弥甚者如吴起商鞅辈不知尊主庇民之学而惟以功利富强之术中其君而虐用其民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不得借口于管国之治齐郑而自误以误人国也

汉末张角之乱杨赐恐下州郡捕讨更滋骚扰欲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护归本籍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此诚安戢流寇之良法也

史称诸葛亮治蜀赏罚严明人有言亮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大哉言乎君子亦平其政耳若后世动称大赦岂但小惠而已即如赦一罪人而愤怒者不止一人其为不平孰甚焉明君贤相所当深思也

读丙吉传临终时汉宣帝问谁可代君者吉对以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太仆陈万年三人能皆在臣右帝以吉言皆是而许焉后三人居位皆称职夫吉能荐贤为国斯为相臣不媿矣其问牛喘一事曾何足道而世顾竞称之哉

夏侯胜尝出道上语宣帝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此与不言温室树者义孰为大

论议通古今忧国如饥渴鲍司隶两言足尽大臣之道有其心而兼有其术处常处变无不可矣

房元龄杜如晦为仆射日听词讼数百太宗谓之曰公等如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论者谓太宗真得馭相之体矣若后世宰辅所办皆书吏之事耳元首亲小劳股肱忘大计此丛脞之所由来也可不重以为戒哉

后世人才鲜少固因平时无教养之法亦由用之不当其才而苛责之下往往人与事违其何能济昔成汤与人不求备周公无求备于一人孔子称君子之易事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韩滉为节度使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有故人子谒之滉考其能一无所长然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因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嗟乎如

此用人天下尚有弃材乎为大臣者不可不知此义

昔卢毓为吏部尚书论选皆先性行而后言才或问之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此义本之孟子足正后世论才之误毓植之子也

宋吕诲元廉希宪均以疾病喻时政盖贪功利而任小人剥伤国脉乃朝廷之大病也君多护疾医鉴千秋

竭君相之聪明慎选督抚十余人竭督抚之聪明慎选郡守十余人勿挠其权勿掣其肘务久其任以责其成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否则如王嘉之所谓转相促急数更政事者权轻则民慢令繁则民蹙相怨一方伊于胡底哉

北史载苏绰所为诏书六条其四推贤能曰非直州郡官吏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一乡之选以相监统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此言可谓明于治法矣夫正长即今之乡保也乡保得人则百为易举必本周官闾师党正之遗法重其事而慎选其人微假之权而明其赏罚则凡牧令所欲行之政无烦家谕户晓而速于置邮传命矣呜呼今之州县可自为政者宁有几何此固其所得为者也若犹畏难古治何由复兴哉

富郑公知青州救河朔饥民五十余万办事官吏昔书其劳约为奏请得以次受赏于朝后世则动以职分当为责之必行且明知其赔累而弗问矣赏罚不明而高言上理中才以下谁能不当而自劝乎

宋臣赵扑越州救荒之法较详于富公之治青州世传青州而鲜传越州是知贤士名人美意良法行于当时而罕闻后世者何可胜道宜名臣传论为之长叹也

欧阳文忠谓治人者不同吏才能否设施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所居民便所去民思夫政以平易近民为主间有非常之举可与乐成难与图始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耳乃后世好恶多与輿情相反察吏者遂以拂民之欲为强干之才失之远矣

大学衍义有时当赈恤先良民而后游子之语于义得矣但须平时编查保甲先有区分临时多方晓论力能弹压方可否则游手之民最穷而又多事常赈恤之际稍分先后最易借端生事为有司者不可不慎

今日讲养民之政制田里难教树畜易今日讲制产之法限田易授田难非得命世之才不能润泽周礼之大略心乎斯世斯民者以树畜为救时之急务以限田为授产之权輿可也

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近见乡闾士庶之家嫁娶无不用之商鬻于市独此易售而倍获其利民安得不贫乎先王命市纳买以观民之好恶所以防其志淫好辟者盖有制节之大权焉非可因仍苟且而为之者也

为政者每患风俗日靡返朴无由夫欲崇节俭禁奢靡非定等威不可盖等威辨则食用有常难以踰分奢靡之风不禁自远所谓礼防于未然不易之理也

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有云先生为政当法令繁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夫应文逃责在后世即为能吏矣盖志不在于修己安人又不在于建功立名徒欲全躯保富贵自不得不苟且迁就耳若存心于爱物则一张一弛自必审时揆理以求处得其当岂肯相率为虚文巧免而已哉此循吏之所以罕见而治道之难于复古也

仪封张清恪公困学录云社仓会乃备荒之最善者能约一会即造入善人簿内遇事至官加以礼貌能捐一石者免其杂项差徭则民之约会必力而捐入者必多余每思社仓良法殊难强民为之如捐谷一石量免一岁杂差事属可行为有司者不可不讲求其法也

国家善政必须上下一心实力奉行庶无滋弊而鲜屯膏甲子六月谷价甚昂县详平减以济民食司批似准而实互异难行县不得已覆详求减俟旬日批到已缓不及时再驳再详则过期全悞矣书吏舞文牧令掣肘名为善政实惠奚存此上司之咎无容他诿者也

今之为吏者动云权自上操我不得主也诚使去其私小之见以求尽职则教养二端均有可得自为者制田里难矣独不可以教树畜乎设学以育士难矣独不可分社以规劝乎以人事君难矣独不可责州县之岁荐一二人乎以公正之大吏责廉明之牧令于所属绅士确察其人品材能或谨于内修或谙于时务不必求备惟务征实牧令开报上司上司以礼相见而试验之称则明加旌奖而赏其举主否则罚之因密注其才品于夹袋之中以备他日之荐委如此认真留意自不敢临期无措妄举不知谁何之人以塞责所谓事豫则立心公则明者不在于是乎此又谁得而禁之乎吾愿今之为大吏者化其私小之俗见务其聪明之实用庶乎地丑德齐中卓然着公忠于不朽也

州县平糶宜分日分乡责成保地核其总数庶免拥挤不均之患

捕蝗不力是坐视害民也固为不可但蝗之为物初生微而聚易灭及大则散而飞难除农民无不匿蝗者恐官捕践伤其稼更甚于蝗害耳若令有司预饬乡保能于初生扑灭者视其践禾之多寡酌出仓粟以偿其数匿蝗致飞出为害者重罚无贷积弊庶可除乎居官者且无论才之长短止此寸心中若常存一为国为民之念视为天经地义一息不容少懈之事则不拘何职必然顾名思义勉求尽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

朱子尝言世间事思之非不烂熟只恐做时不似说时人心不似我心即此数语想见紫阳一生匡时大业虚己小心观我观民悯时病俗之意皆在其中

封鲋悬鱼无非谨小慎微之意与陆宣公不受鞭靴同若以为名则非矣

或问三命不齿三命益恭及三命不踰父兄之说曰三命不齿尊爵之通义也三命益恭守身之谦德也三命不踰父兄贵不敌亲之天经也

有必欲为之善有不可夺之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誉之不喜毁之不怒可为社稷臣矣

健余劄记卷三 考古

考古圣贤修己治人无辜不从最切近处先立脚跟渐次扩充方造到弥天地冠古今的事业所谓笃实辉光也三代以后不乏雄才伟略之人开口便讲阔大而于至性至情人伦日用切近之处忽焉不讲遂有威加海内名满寰区而闺门床第之间不免惭德者此人品德业所以有古今升降之殊也究其源头总因缺了小学一段工夫故于大学八条目中格致诚正既无实功则齐治均平率多粉饰耳有志于古者宜知所从事矣

孔子于泰伯则称为至德于虞仲则止列于逸民兄弟同窜荆蛮而品定不同如此可以微参

尝疑鲁君臣受女乐未闻孔子有一言而遂行似与谏不行而后去之义未符因问于孙懿斋先生先生曰去即所以谏也圣人事君岂如后世必颺颺于奏疏之间哉为君臣者俱当知此义

大学衍义论申生之精洁易辱甚精密愚有云夫必顽钝无耻沈鸷有谋之人则虽辱之而不动申生则轻死重名可以术激之而使死然则有耻有谋二者必不相兼乎曰易之为道也贞犹有凶中则无凶惟圣者能之耳大贤以下不能故不为也

读齐语与管子略同施伯称为天下才信矣其告桓公可以隐令可以寄政故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夫令与政王者所不废曰隐曰寄则霸者之情见矣以天下才而成就若此岂不惜哉或谓桓公欲速得志于天下管仲亦姑成君之志耳然则天民之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又何以称焉

朋友以信为重五品之大经也史记列传欲写鲍叔牙之善遇管仲遂于传内有管仲贫困常欺鲍叔之语岂不闻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乃观人之大要也世称管鲍之交仲虽器小何至卑污若此苟非圣人之言必择而取之如斯之类可尽信哉

荀子曰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是之谓以其身为物役夫以其身为物役尚且不可况以其心为物役者其为忧为害不更甚与故君子贵先立其大

赵良说商君自以为正言今观其言洵可谓正矣如非其位而居之曰食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语谔皆笃论也其尤近道者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不图于战国积习中得此

汉高之得天下自谓得三杰之力信然然观史记所载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此一大计也袁生说汉王使韩信等先辑河北赵地连燕齐然后复走荥阳则楚备多而力分此亦一大计也皆非出于三杰则此二子之功又何可没哉

史称汲黯内行修洁自为太子洗马时即以严见惮故数犯颜直谏武帝虽不能用其言亦姑容之此积诚之验也不务积诚而专务争以口舌所谓抱石而拯溺者也可谓纳忠之鉴

心术端然后学术正见之于言施之于政皆为有本而始终如一主父偃以临淄布衣上书汉武帝谏伐匈奴论议非不剴切武帝相见恨晚亲幸未几而戮辱随之由其游说之初但志在五鼎食不过揣摩时势借正论以求利达耳在人主求言原不必遽疑其人在

学人立品安可不先正其心

读郑康成传以书戒子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可不深念耶呜呼知礼而就有道无隳厥志以永终誉康成之学可谓得所宗矣

震慄四知秉绝三惑关西杨氏真可谓父子清白世济其美者袁氏并称弗及也

高士传载管幼安买器汲水以息井争纳凉饮食以感牛主事虽小亦可想见其德之厚焉礼让移于海表信哉史称王彦方名闻在管之右岂其师事太邱而道成德立更有动物于自然者乎汉代近古独行之士俱有风化可征以视晚近浮浇夤乎尚矣

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若生既有爵而死胡不与谥将恶其人乎则设谥原以彰善恶躁荒戾丑非尽美名也将谓掩其恶乎则之南郊而称天以谥虽尊者犹不能讳安论其它古来沿其名而失其本意如斯之类可胜道哉

读羊叔子让开府表郭汾阳辞太尉疏虚怀忠悃百世堪师晚代躁竞成风受爵不让廉耻鲜矣安望人才

祖刘并称而琨之经略实逊于逊故志大者才不可疏也温陶济美而峤之忠勤实过乎侃故功大者量不可褊也郗鉴之丰采卞壺之刚直其浊俗之中流砥柱欤

纲目于开元二十一年书起复张九龄同平章事盖非有金革之急而夺人之丧自夺其丧皆可讥也后之君子其慎之哉

传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以裴度之堂堂忠节视异罇辈之琐琐奸谀虽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为正邪之分也天资如宪宗顾以利欲掩其明是敌人君不可无正心之学

绿野优游史氏以浮沈目裴晋公固失之诬然亦可见大臣晚节不失望之为难也

古人语必由衷言以足志虽偶尔诗词亦精诚之所流露故美爱斯传非苟焉已也如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少陵悲世语也不图于题障子歌见之中朝大官老于事讷肯感激徒媿婴昌黎愤时语也不图于石鼓歌见之盖二子心乎斯世斯人有触即动其本深矣无其本而袭其文杜韩之后岂复有杜韩哉

韩昌黎别知赋云始参差以异序卒烂漫而同流朱文公祭张敬夫文亦云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未乃同归而一致古人问辨之学原期从博反约其益大矣今人或蓄疑而不知问辨或为无用之辨又或以坚僻之性狃于拘墟之见争执而不求通皆学外人不足与之交也昌黎有云清而容物善不近名二语皆修士之所难也

昌黎原道一篇反经辟异乃思孟以后有数文字人多顺口读去余向在于前数行文法未能了然蓄疑既久参阅再三始知仁与义为定名四语承上起下意义血脉不甚贯浹读者详之

阅昌黎答殷侍御书内有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蹶蹶媿生于中颜变于外不复目比于人之语夫昌黎所谓学士真儒未必即是古之学者然因人证己一段好学自省之意流露毫端其殆知耻近勇者乎此昌黎之所以上继孟子而堪为百世师者也若夫相熟相同不教不学固然不见己缺而遂至于老者无他羞恶之心不存而乐与庸众为伍甘与草

木同朽耳言念及此令人通身汗下

李习之年二十九岁作复性书观其下篇警省昏惰可谓志于道德矣又其答王载言书云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接众莫如宏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择友好学莫如改过醇乎其醇似过昌黎矣乃其论文则曰怵他人之我先惟陈言之务去犹是文人自成一家之见耳甚至以孟子与吴起商鞅李斯等并列又以王氏中说为理是而词不能工将谓古来言理之书皆务工其词以求传后者乎然则世称韩李伯仲之间亦略可知矣

习之论事疏皆切中时弊不让昌黎是其留心经济亦迥非章句俗儒可比惜乎于孔孟正学未能确有所得以接其传耳

宋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是略于小而后明于大也书云细行不矜终累大德则谨小慎微之学又圣贤所最重大要关系节操处虽小必慎余则可以不侵细务耳

李沆之罢张齐贤足为盛德之累毕士安之护寇准足为大臣之法

张浚负重望而少将才与赵鼎荐秦桧为害更大

岳死韩去同归于仁不得谓岳忠于韩韩智于岳也

陈俊卿刚正明达李沆王旦之流也

张南轩当孝宗时为吏部侍郎一日奏事工问天对曰不可以苍苍者便为天当求诸视听言动之间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鉴观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上常言仗节死义之臣难得对曰当于犯颜敢谏中求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仗节死义此语甚确盖平时不重爵禄不爱身家者乃可望其临大节而不夺人主恶其逆耳而疏之惟乐与持禄养资从谏承意者相亲是舍其可恃而狃于所安也弗思耳矣

或问以道观道等语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朱子曰然盖自家都不犯手之意窃谓此语在三代以下如汉之张子房宋之邵尧夫庶几为近虽出处不同其言行气象可以微参也然而难言之矣

周子教程子寻孔颜乐处廖子晦赴湖倅临行求一安乐法朱子曰圣门无此法刘直斋日记谓此两段事学者正可参看盖孔门教人只是志道求仁志道而至于须臾不离求仁而至于终食不违则学能时习而悦乐不愠自在其中非讨一快活方法而预期其必得也寻字若不善看定蹈捕风捉影之弊正与中庸之戒惧慎独相反不可不辨

求仁者先难而后获集义者有事而勿正着意寻乐亦恐非后获勿正之学

近思录引伊川先生所言收族之法谓常相见则情相接读之令人怆然生感夫后世族人固有日相见而不相接者矣相见无礼故不足以维其情也

朱子感兴诗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夷毗子咕啜徒啾喧但逞言辞好岂知神鉴昏日余昧前训坐此枝叶繁发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此虽谦词亦可以见其自知之明自克之勇矣后儒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之道偏多方以为之讳何其陋也

陆子静云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此是象山志气不凡处便是象山受病处所以不合于朱子也夫前圣后圣其揆则一道虽不同岂能于此心此理之外别立门户若不问是谁人脚跟谁人言语一概不随不学然则尧舜文王孔子之脚跟言语亦可不随不学矣乌在其为自立自重耶游于其门者率多猖狂无忌象山能辞其过欤

黄勉斋称和靖先生为程门之颜氏以其所学笃于践行介然于公私义利之间知所取舍而固守不变也志道之士可以审所宗矣

罗整庵谓元之大儒称许鲁斋吴草庐二人草庐出处自难例之鲁斋若夫一生惓惓羽翼圣经志亦可尚云云夫出处者士君子之大节也此间稍有遗憾则所谓羽翼圣经者无乃修辞而不立其诚乎后之议从祀者但取著述之多而于大节所在则有恕词或置而不论何其昧于道也孙征君理学宗传一书所取甚宽独未载草庐今乃知其非漏矣言性不言气不备之旨似当以言性不言气无着为解盖性即理也乃是直指天命降衷而言其实理不能不丽乎气人之一身皆气也心亦气也性乃心之生理也故字从生从心告子生之谓性固是混理气于无辨若不从气中指出理来则理又着落在何处罗整庵所以疑周子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说究似说成以两件合成一件也可见先儒之语亦须善于体认方无理障

是理便无障谓之理障毕竟是析理不精

老泉衡论养才篇谓才难强而道易勉此必目击宋室意有所指以理而论才虽难强能勉于道亦可以充之若纵其才而不勉于道其为害尚可言乎故上之御才容有使贪使诈之时而士之自修自处则断乎不可参杂也

子瞻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其法善矣但所求多是作用故实之类于此可见苏氏之学若以大学之纲领条目求之虽明体达用之儒何以加焉储氏谓其下学上达无以易此未审其何所见也

读斯文正统所载文文山恕斋山泉晞程等说始知先生为有宋理学之一大结果也刁蒙吉称其廷对则董贾其谋国则宗李其志则子房孔明其饿则伯夷叔齐其死则睢阳平原此尚论者所知也至其学则五经四子其文则程朱此尚论者所未知也余每以理学宗传不载椒山为憾今观斯文正统之论文山洵为知言盖忠节之与理学判为二也久矣愿与志道者共参之

观罗整庵十疑可见孔颜曾思而后谈理诸儒言语既多亦不免于互有得失必欲求司简意该醇乎其醇者盖亦难矣后之人意各有宗分门别类或尊之太过则无语非经或斥之太刻则无言不谬大率流于耳食而无实在深潜体认之功朱子所谓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辨者盖圣人中正和平之气象邈矣难追已阅罗整庵困知记知其研理入细但未免于好辨伤烦本欲力攻阳明谓良知不可以为天理又谓道心为未发之性为体为静为大本人心为已发之情为用为动为达道自信为定论显与朱子互异此则不能无疑而未敢与薛胡并称者也

罗整庵坚持道心为体人心为用之说而以人生而静感物而动乐记二语及伊川颜子好学论为明证愚意专从朱子中庸序心本一也就人心而相其原于性命之正者言之谓之道心就道心而指其杂于形气之私者言之谓之心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则无论未发已发皆道心为体用矣若如罗子以未发为道心以已发为人心则此已发之人心将指其中节者乎抑指其不中节者乎言其中节者则已是道心之用矣若言其不中节者则并非道心之体所发为用矣岂属通论或疑人心亦有静而未发之体乎曰人生各下便有形气谓形气易动则有之谓形气有动时无静时不可也谓人心静则生明包涵道心可也谓人心静时即道心不可也

昔王文成送某生游学于外而勉以善变意其人必少年好胜欲速成而非求益者欤不然同时同里人师孰过伯安胡为舍此而远求耶抑或实有所见也若使阙党之士背无行不与之至教而寻师访友于齐楚宋卫间不亦左乎

余观陈白沙论学之语其为聪明超脱诚有非凡庸所可及者但反之于身实加勘认终无的确把柄孔门正学当不在此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曾皙何尝不已见大意而道脉之传究归于忠信守约之令子而已不与焉后之学道者可弗审诸或谓白沙曾受学于吴康斋盖亦其师误之云

阅高子遗书内有居乡勿为乡愿居官勿为鄙夫之语叹曰二语已非其至者乃不为乡愿乡人即以为立异而远之矣不为鄙夫同官即以为沽名而忌之矣然则士君子之自处当何如哉亦曰以道为的信之笃而行之果终吾身焉可耳

又年谱载高子五十岁始实信大学知本之旨岂知本若是其难乎朱子尝言之矣用力之久而豁然贯通贯通者知本之谓也学问之道无他知本而已矣虽一二语可了之理实数十年博约之功世儒依口学舌未尝反求诸己则其明明以修身为本之圣经而弗能深信也固宜

或问高忠宪谓一贯是忠恕悟处忠恕是一贯修处何如曰是也盖能修之悟乃为一旦豁然贯通悟后之修则又终身由之不尽故高子又谓闻一贯尚非曾子到头学问至启手启足之时学问始结果矣意亦如此

高子读书法好学说俱宜细玩以圣仁为孔子所好之学固是然似不如依乎中庸更为彻上下贯始终

高子云圣凡之判只在顺逆二字凡人自幼与人欲日顺一日故与天理日逆一日圣人自幼与人欲日逆一日故与天理日顺一日要学圣人耳顺从心有两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深察从心之事莫轻为按此说固好只是单就人心言抛却本心之良知良能矣再考

冯少墟云纲常伦理要尽道天地万物要一体仕止久速要当可喜怒哀乐要中节辞受取与要不苟视听言动要合礼存此谓之道心悖此谓之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此之谓允执厥中此之谓尽性至命之实学按此与李习之行己莫如恭数语合看

则内外无余蕴矣

泾野论君子不忧不惧章以司马牛不能化向魑之恶即为有疾且以舜之处象为证言理可谓精矣然何以处夫周公之于管蔡柳下惠之于盗跖耶后儒谈理愈精而愈滞大率类此孔子之意当不其然然则不疾之义如何曰君子之学尽其在我疾与不疾匪存乎人圣人教人亦勉其所得为者而已

孙文正为中允时挺击变起大学士吴道南以其事密谏对曰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数语洵堪定案文正之识力于此已见其端矣

人生学问事功莫大乎义利之辨有为而为义都是利无为而为利亦是义鹿伯顺谓一样生活两样主意孙夏峯谓从志趋上分欺谦不在事迹上作门面总是先要辨志阅李中孚二曲集至悔过自新篇历引横渠上蔡诸名儒先迷后悟故事喟然叹曰世教衰微小学不明志道者必几经蹭蹬而后知所从入然则士不立志求师而漫云无待而兴岂不难乎

蔚州魏环极先生谓好名是学者病乃不学者药此语较之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更为亲切试思礼义廉耻丧于好名者多乎抑丧于不好名者多乎昔范文正公于此亦见之最真言之最畅世俗动以好名为儒者诟病非慎独之君子而高言纯粹之至人适见其甘蹈于顽钝之鄙夫而无所不至耳

张西铭寄到新修陆子年谱阅至舟次思辑四书困勉录一条所辨甚谦予意余少时读此书即疑其杂冗无异举业家凑刊之讲义时人每称稼书先生著作如林间以此书于予心实有未满闻西铭此说始豁然知非先生所手定矣

又与灵寿诸生讲中庸一条亦微有疑处盖用行更难于体立似是对针阳明一派说法终不如体用一原之语为十分稳足有一分体乃有一分用合外内之道也

颜习斋一生全在三物三事上着力确有所见实有所得观其论正德利用厚生从身与家国细细分晰体认深矣

颜习斋先生没后迄今四十余年矣一二言词学者犹乐道之闻其偶入乡塾与幼学讲诱掖奖劝四字云如教小儿学步诱者引之开步也掖者防其倾跌也奖者夸其已能行走也劝者教其嗣后照此行走也比方甚明即此亦可想见先生之诲人矣

俗学抱残守独各自为是而不知亲师取友以求益只是无志于道而所见固陋耳古人学问二事本属相连随地随人皆可取益而况才品位望远胜于己者乎李恕谷之交毛河右也曰取其博物助我躬行可谓谦无不受能自得师者矣

朱止泉先生万语千言大要不离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主致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与夫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而以四德四端五事五伦六官八政为条目而其最为切要者莫如直指知性为格物工夫将人所疑于朱子之道问学者力辨其无非所以尊德性而涵养其未发之本原贯通于寂感之无间此其所以深契

紫阳而不疑不惑者也老益好学纯粹无疵程朱而后屈指无多

健余札记卷四 阅历

某生质颇钝自幼受母训只切记一诚字筮仕以后内外阅历愈多越觉得诚字一刻离不得无论大事小事待君子待小人都要存诚略涉权术后来无不露出试问不诚二字为人在世谁当得起孟子曰思诚思字最是要诀从阅历中更见得

某年至四十始知读书开卷有益皆由从前所读各书只作文字看去今乃渐渐体贴到自己身上来

某与刁绍武贫贱至交素多受益十年不见辛亥七月因公赴鄂始得快晤于臬署中道及太夫人之贤行及余理襄诸事纪事诸篇遂有才生于德方为真才之论彼时虽敬谢不遑却深服其议论之确每见有天资聪颖或涉世久深者亦能办事了当然非从心地中实实做出又非从道理中细细参过故常有内外不如一前后成两截者一经失足便无站立处闻绍武言予益知勉矣

某移守扬州太夫人每患扬俗浮奢躬崇节俭以化之往时鲋鱼初出渔人献富贵家或赏至四五十金癸丑三月中有同年馈鲜鲋者太夫人命婉辞不受曰吾非效悬鱼故事也素性不喜食贵物且风俗竞尚何堪逐靡

甲寅岁督催课运上下每多扞格之处日夜焦劳心气躁甚不能自制言于高公徐问曰连日曾读书否对曰公冗未暇已数月矣高公曰职此故耳愚为爽然嗣后虽百忙中稍暇必取小学近思录等书玩味数行便有当下即消去烦躁处

余数年以来阅历既多证以四书之旨参以洛学诸编始益信内外合一之道觉得吾心中多一点渣滓则人世上多一层阻碍一动一言丝毫不爽所以时时省克务求寸心之虚净也每见聪明之士自私用智习惯若性成自以为涉世之术最巧不知咫尺之间尽成胡越谈笑之顷悉属荆棘是一处广居而自隘之一条坦路而自阻之尔

某尝于庙祭行礼时心有所祷不觉多一叩首是因致敬而反失仪始悟主一无适之旨盖当行礼时只应专心行礼其祷祝之事已责在读祭文者古人制礼所以有赞相又有祝史正为此也

余初分社学时同官虽心知其美而惟恐难行继因河北守令行有成效遂羣相鼓舞始信教化可以移风俗但必久而后至于善耳慈溪学记所谓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者诚笃论也

旧友王孟恭致书以为洛学续编序文不宜用老庄字句余初不以为然谓诸子百家凡言之不背于道者皆可用也何必过拘既而思四书五经之言尽足敷用老庄语原不必参杂友言不背于道亦可受也遂复书谢之

朱子谓天下事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盖虽极美之事亦岂无一分半分之弊今人情愿受十分重弊才有人理会便去搜剔那一分半分之弊以为决不可行无一人肯把天下国家做自家物事看每阅部驳之件不胜慨惜今读朱子语愈知其由来矣

阅颜习斋年谱有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习恭一条觉恭默二字尤切己对症之药遂书座右

肺病发为佩牌以自戒曰爱身似玉守口如瓶静修俭养气足神宁又书真西山夜气箴悬于榻畔时时触目警心

愿闻己过思见天心

向来每疑意为心之所发似与情字相近如何言诚及阅李恕谷大学辨业始觉分明大略以心所发为喜怒哀乐之情有中节不中节之分不必尽分善恶也难以诚言其余若意见则见解也若意想则想象也有偶念则偶然念及不必欲为其事也有杂念则闲事冗绪杂然感触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则能照能摄杂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又有志思则意在为其事而始思度之乃在意之后志则统言终身之所向往皆与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之意不同诚意之意乃心所欲为之事盖格致之后意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为善去不善也不诚则虽有此意而或作或辍或苟且或色庄所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者矣故必诚意而后可正修齐治平也此说可正诸说之含糊

孙静轩先生成均讲义云程朱之书详言格物独得孔子之传以惠后学而今日学者之流弊则非程朱所及料也漫无志于天下国家之大亦并忘其耳目手足之官讥释氏之不能诚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并其格物而失之可谓于俗学痛下针砭矣

高东轩先生以初学切要寄示首篇即太极图说读至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思五性虽根上文五行来但性终不可以恶言似不如七情感动之较稳也程子颜子所好何学论内有其中动而七情出焉等语最为分明余向日读书疑不及此姑阙以俟考证阅广字义训物为实也朱子曰大学之道不曰穷理而谓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实处穷究有是物必有是理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见观此则知圣贤学问无不从有形有象切近着实处用功彼谈元说妙者失之远矣鹿伯顺汤潜庵解格物物字俱作物有本末物字看亦是此意

闻蠡县前辈有三友伺阅十七史者彼此所记互问则绝不相知叩其所以则一好诗一好时文一好经济故所记无一同者学人读书可不先正其所趋哉

阅恕谷后集如京记事有灵皋问过之语知前辈犹敦古道盖古之修身者迁善必先以改过改过必由于知过欲友知过必不自讳其过者也此风已罕见矣因书以自警

榕村语录辨人家祭四世祖考妣宜分席以明有别盖姑妇可以同席翁妇不可以同席极是因思士庶之家不能立庙或将祖妣神主亦各分衾似属可行俟质诸知礼君子

余少习于戏谑及阅正学宗旨深悔其非自入卿班多逢年友公余复涉此习盖欲和以处众而不知心已渐放矣王书城以东铭相规余为汗下良友之益洵非浅也

同年某语及孙宫保大肆讥评谓正心诚意之谈徒为欺罔后学制义取士只须精于时文弋取科第便是显亲扬名之孝若日事道学而不得科名父母之心乐乎余因此言

出于士夫之口所关世道人心不小极口辨驳大略谓生于天地之间既得为人人有心便不可不正心有意便不可不诚不正心不诚意即不可以为人舍为人之道而欲中举会试以窃朝廷之爵禄而博父母之喜悦其为欺罔君父孰大焉以是教后学而陷溺其心是杀之也虽理足以胜之但锢蔽已深岂口舌之所能争余亦不免有失言之过矣余抚中州时会题请汤文正公从祀 文庙礼部议以文正虽贤其著作终不若平湖陆氏之多事遂不果盖近世之论专以著书为理学几于牢不可破矣呜呼述而不作圣有明训慥慥君子道不远人正学之传将焉属哉昔程明道许鲁斋皆未尝有专著而言道统者必归焉斯固无庸深辨者也百世以俟可耳

余年逾四十始识得仁礼交关之旨今则益觉亲切矣

余在两淮时曾深受高东轩先生模范之益今读其固哉亭诗稿清真雅正无一不自性情中流出虽阔别数年隔越数千里不啻亲见其人而聆其诲也

集敢问录质疑于孙静轩先生复书教以近里着己处用功因书四字于座右触目警心其答语未尽释然者往复再问未敢蓄疑也

王孟恭牵引四书史记旧文以相质余嫌其所见甚浅而词又不达因与反复辨难既而知其意在相规也乃谢之盖遇拙讷之友词虽不达亦当思其用意所在未可忽也

方望溪先生素习经济之学着周官余论十篇以见志虽不必尽可见之施行但治不法三代张子以为苟道倘得其人因时因地以制宜堪为太平之策固有断断不易者矣

高东轩先生枉顾见壁上有六经疑处平心认三益来时倒屣迎之句以为认字太似阳明口角盖箴予旧学未免于孙微君之骑墙也余以体认乃通用字向未知为阳明语谢之问近况曰不可为人不可为子今而后知悦亲之难也先生曰予尝此苦更难名言今日登堂拜母追忆畴昔求亲之不悦而不可得矣相对泣下至于沾襟盖先生与子言孝至性之动人深切如此

一友问先生自觉近诣何如曰百日床边无孝子三年塞外少忠臣此二语时时如触予目如警予心也

玩蒙卦九二始悟包蒙之义盖惟包乃能养正发蒙若使过分其类而忿疾于顽何以育才而锡类乎余向因后学染于流俗骤难推挽责望未免太迫是徒知取女之勿用而不获纳妇之吉占矣当以为戒

每疑性为人心之生理而朱子引程子语直以为性即理也似与字义未甚脗合因语东轩先生先生谓朱子解书精细各有所重既从天命说下对针以气为性者而言语气不得不直捷若滕文公章则解性为人所稟于天以生之理也天下之言性章则解性为物所以生之理也又如其为人也孝弟章解仁为爱之理心之德也梁惠王章则曰心之德爱之理仁人心也章又但解为心之德诸如此类俱有深意不可率略读过乃深媿从前之心气粗浮未能静体先儒之学也

刘古衡应新安魏友治丧之请问其大指曰礼从俗曰记言礼从宜宜即义也无害于义

乃可从俗礼教不行风俗颓败欲挽波靡正当先自绅士之家力为矫枉若主从俗之说则今之居丧而用浮屠用鼓乐饮酒茹荤演戏跑马者恬不为怪矣富贵之家有一不备人且笑其薄于亲矣习俗至此可不准礼以从宜乎愿吾子慎言而酌乎礼文之重轻以为之兆也

王友称某生不肯与俗人相接可谓佳士余曰既不与俗人相接则当与正人相亲远损取益乃不可量

某官见年侄也出口连称晚生意遂轻之安平宫生自莲池书院来谒令人儿出见每升阶级必聚足去后始知其嫻于仪也以未接晤为悔语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观于此益信今之学者视礼仪如弁髦无责焉耳

一友自负善忘予谓之曰有可忘有不可忘境有浮云人有覆雨此可忘者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不可忘者也但尽勿忘之功庶有能忘之候

或谓某氏二十余年不通音问矣尚哀其死而出涕情欷曰吾悯其未闻道而悔以自戕也曰好读书者多戾俗有如是耶曰病根之痼正坐在俗不能自克又无攻错之人故久益遂非悍狠不顾耳

有谓北方风气刚劲较胜于南方之柔懦者亦未尽然每见习业举子自命超乎凡俗而志域于临深才封于护疾愎以滋蔽终于荒陋偃蹇而无成者不可胜道吾愿慷慨悲歌之士善用其刚劲而笃信好学则其所至未可量矣

梁溪高子云乡原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强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便是醉梦人也唤醒了余初未得其警切之旨数年侍养在家因覩州邑闾党间未尝无愿为正学愿亲正士之人每被怠忌一流数语阻挠遂尔弱丧不振乃叹士生今日自立为难若不以为断但求不得罪于乡人即是乡原种子若能以义自守不肯苟同于乡人即是君子根基然则乡人若是其甚乎曰世教衰微士风尤薄苟非卓然拔俗不流不倚安能成君子之强哉高子慨乎其言良有以也

昔颜习斋先生自洛归里得宁陵吕氏所辑小儿语欲广其传于北地王云卿一见抄本辄奋笔书云大道彰彰何必乃尔无乃效乡原之风乎陋甚时云卿已通举子业负气甚盛余方十岁亦但惊其出语之高明而已迄今思之将恶其言之不雅耶则此书正患学语小儿种根鄙倍而欲因俗以正蒙也为其立意之浅耶则渠为世教人心虑深远矣文人所见高者如此况其下乎余甚惜少年同侪轻讲学而易其言也噫九原可作毋亦伤闻道之不早乎

唐王珪薄于自奉未尝营构堂室有司劾其不立家庙四时祭于寝今世士大夫不立家庙者曷可胜数未闻有司之劾盖亦不知其非矣余每恨宦游四方此事为之不早也

乾隆甲子春旱余随县令步祷先期出宿于外刘古衡过访问僕被由来具以斋告古衡拜称合礼余自是遇斋即不敢入内益信友朋劝善之有功也

吕伯恭居忧教授陆子静尝致书劝其改过以全纯孝之心夫教授以启后学事亦云正

矣子静犹以为不安于心未契于理何惮而不改过况俨然在忧服之中而应酬宴会恬然若常者乎士习至此安得如子静者动其不自安之心切责而深警之

余家居数载日求闻过不可得顷晤徐范兹从容语及刘氏之丧贖之意良厚矣刺不书名恐涉不恭奈何人虽无礼敬亦无失君子之道乎余谢而书之壁间用志吾过且悟中礼之难乡党一篇未可卒读也

或问庭前不种花草有说乎曰闻之栽花不如树木树木不如立人余老将至而无所树立方学为人之不暇陶菊周莲非不爱也多方求之恐妨居业分寸之阴晚益当惜耳友人谓某与某道义交也问何以言之曰联文社而彼此莫逆曰古学文以穷理今学文以干泽已判霄壤矣又况相嫫而不相磋乎是为以水济水吾惧其沦胥而不觉也故君子之交当先辨志

礼称情以立文即因文以生情故先王缘哀心而制为丧礼学者守丧礼而愈动其哀心也予居太夫人之丧每读礼文一节必究其所由然而自省其能否虽年已就衰而心不容已则勉求无悖记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乃今益信

丧服四制谓父母之丧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夫人子当痛甚之际丧礼值久废之时而欲破俗行礼难矣古者有相有祝皆护丧者也人能护丧俾孝子得以不言而尽礼亦可以观其爱观其理观其志矣是仁也知也强也尽已推己其道一而已矣凡为君子可不勉哉

先太夫人事实他人数百千言未能形状者望溪先生所作志铭以女士数语该括无余其写生大笔为之感泣不能卒读也

丧礼久废向以老母在堂未能考究忽遭大故始命嘉铨遍查礼文择其可行者行之如中门内外男女隔绝孙会齐衰按期持服等类亲友虽表表于乡者亦皆诧异父子俱无疑惑然后知丧事不敢不勉圣言诚有深味不实体之不觉也

丧次读任翼圣先生礼记章句条理井然疏义确实从前杂错顿觉改观且为诸生时已成此书余深服其立志之早不为举业所累贤于世儒远矣

先赠公忌日请主于寝与太夫人神主同筵致奠亲友不知有径入相谒者哭后词色不洽辞去不如使人明告以故俾知忌日为君子终身之丧也

高东轩先生参知政事求言于余作札极陈纳诲进贤之义直言无讳命启铨录朱子贺陈丞相书与刘共父书寄览以其雅度实能容也嘉铨作大人颂以规之亦体正而词严鉴能别形不闻其贮形也衡能平物不闻其宿物也是故君子之心务以虚受

陈绍衣欲以养成马乳葡萄移送小园辞之因枝干已大移栽恐伤其根既而思之此即一念好生天地之心也扩充之功不容已已

李君光型述文贞公自言进朱子书乃是格君心之非处接引名流如杨文定等乃是为天下得人处称量与否余虽未知要之古大臣事君之道不外此两端

望溪先生谓某曰仆以确守经书中语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和重为

时人所恶数语足概其生平余每寻味不忘也

陈密山秉藩安徽余以科试江宁方幸姻戚至交重晤谈心密山因劳于官事得痢疾卧署中二十日连往问疾不见于八月二十七日报故立即往哭恸不止询其病症则寒热相杂用药则参黄互下以致气脱不起甚矣用医之当慎君子虽病中亦当见正人而闻正言也制府尹公亦甚哀之同官如其厚道者罕见

经书所传多是为中才以下说法某质性钝弱不能自克身世阅历数十年始益信圣人之言皆是实语不我欺也但恨老病日侵未之能逮耳

邓少宗伯锺岳典试江南场后赠以锦衣二袭不受且泪下不止问其政则受继母深恩在官末亲视含殓遂终身衣白布衷衣不着美锦余不敢强赠深服其性情之过人远也读朱止泉文集第二卷以格物为穷格四端服其见理分明实信得知性之外别无格物穷理工夫

织造图君拉向以清简自负于当事少许可一日书来极道高相国忠爱之至意忧危之隐衷并以识别贤愚政崇宽大为当时急务语甚切至恨相知之晚余深然之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 (清) 尹会一 着 张受长 辑

● 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

畿辅丛书初编

受业门人张受长辑

告诫寮属

咨询民隐

士民约法六条

整理营伍四事

饬戒贪婪

饬戒滥刑

饬速结案

饬记功过

劝课农桑

饬行保甲

忧旱问过

饬议八蜡典礼

饬发明职

○告诫寮属

国家设官分职以勲治理务在大法小廉殫荅诚而熙庶绩本都院德凉才薄忝任封疆吏治民生仔肩至巨一省之官箴即本都院之官箴一省之休戚即本都院之休戚用是夙夜惴惴履薄临深下车伊始各官之贤否虽未尽悉两河之吏治略见一斑大率文饰居多废弛不免荡检踰闲者亦有其人本应劾奏以肃官方惟是综核示威本都院有所不忍念自服官以来凡遇僚友一秉愚诚共相劝勉能改过者为君子受尽言者为善人惟期一路相安不欲一家有哭今特开诚告诫与诸君子力图更新郡守牧令古所称民之师帅也兴民最亲膏泽及民亦最易愿以存心爱物一言时时内省以勤谨和缓四字拳拳服膺一粟一丝常切脂膏之念一举一动不忘抚字之劳慎毋闾茸貽羞口诟亡节以及簠簋不饰致挂弹章庶几愜我素心不为鹰鹯之逐眷怀循吏长与鸾凤同羣矣若夫方伯外台表率全省守巡监司分辖数郡或承流宣化或秉宪持纲微特楷模羣吏更为本都院之所藉以匡不逮者正直是与共抒报国之诚尤有厚望焉

○咨询民隐

敷政在于安民安民在于周知民隐设诚而致行之此非使者一人闻见所能及也惟赖良有司同心求可共成治理中州当严厉之余刑名操切蒙蔽多端本都院不揣迂疏思以道德更化亟图宣布皇仁培养元气而体察民生疾苦最为先务两河幅隕辽阔统辖十府三州一百有九州岛县自难徧历其境牧令各子其民实亲理之郡守各率所属实目击之异方殊俗审厥情形何者宜革何者宜兴何者宜先何者宜后谅已筹之熟矣其各据实条列毋隐毋饰夫耻于下问者长吏之陋也问而不言者有司之过也本都院尽布腹心求实政于斯观循吏于斯若视为具文则大非咨询之意矣

○士民约法六条

移风易俗必先化导之方彰善瘅恶首重劝惩之道盖百姓虽有醇顽而天良悉秉彝好本都院念切安民心殷敷教略举大端为我士民约法如左

一端士习以重民望学校为观摩之地绅士乃教化所先惟闭户潜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仪型乡里倘或把持官府欺压乡愚荡检踰闲干犯法纪岂不貽羞门第有玷宫墙王章具在各宜爱鼎

一严讼师以遏刁告豫省界联吴楚地多讼棍往往哄诱愚民诤张为幻或小事而驾成大狱或睚眦而妄指奇冤及至审虚反坐而彼则脱然事外是以讼师例禁甚严尔等百姓切勿坠其术中捏词诬控自罹罪戾为讼师者亟宜改弦易辙各务本业倘仍怙恶不悛严究勿贷

一惩恶棍以靖地方中州五方杂处醇顽不一屡有恶棍出入衙门武断乡曲颠倒是非闾阎受其荼毒良善何由安枕本都院疾恶如讎除恶如莠现在密访查拏各宜悔过自新勿致噬脐无及

一禁鬪毆以肃令甲中州民风秉性强悍微嫌细故动辄格鬪其始不过逞一时之忿及至身羈縲继罪拟抵偿上危父母下累妻子追悔已晚戒尔小民当平情忍气因事三思各保身家共敦礼让倘有好勇鬪很生事不法者地方官严拏究处

一儆游惰以勤职业农工商贾何事不可营生有游荡无赖之徒不耕不稼三五成羣忽聚忽散岂知一日失业则一身之衣食何来一人好闲则一家之俯仰何恃所以王政首禁游民为牧令者所当稽察惩戒俾令各勤生理

一戒轻生以全民命本都院莅任以来披阅各属申报自尽之案殆无虚日或事起于细微或衅由于骨肉抹颈悬梁俄顷毕命不知此等命案照例验埋并无抵法愚夫愚妇徒自捐躯殊堪悯恻试念死者何心生不可再亟宜猛省切勿愤激轻生

以上六条均为人心风俗所系其各悉心敬听讲让兴仁共为平世之良民勿蹈有司之法网庶无负本都院殷殷告诫之诚也

○整理营伍四事

国家设兵卫民文武并重参游而下干把而上均有管辖兵目经理营伍之责本都院提督军务整顿维新所有应行事宜略具四端于左

一重粮饷兵丁养家糊口全凭粮饷扣克一分即有缺乏之虞迟散一日即多借贷之苦必须随领随给不得短少丝毫不许稽延时日违者参究

一简军实向来将弁多占空粮按籍则名存核实则数缺最为大弊有则立即募补毋致空缺虚悬至于马匹务期膘壮旗帜务期鲜明盔甲务期坚固器械务期锐利锣锅账房等项亦须勤加收拾毋致湿烂鼠伤本都院不时委查慎勿泛视

一勤操演搜苗猕阅王政所重是兵可百年不用武不可一日不讲如弓箭鸟枪藤牌扁刀长枪连环子母炮等类该将督率教导务期纯熟其技艺生疏不肯学习者革退该管官误操废弛营务即行揭参

一严约束兵丁秉性强悍最难安分窝赌窝娼习为固然好饮好鬪无所不至或把持市集强买什物或牧放马匹践食田禾或借盘诘巡查之名因而需索或乘护饷解犯之便到处诛求甚至微嫌细故动辄结党成羣藐视官长种种恶习难以枚举必须严加约束留心稽察有犯必惩庶守分知方乃为真勇毋得姑息养痍自贻伊咎

以上四事均关要务中军有统领之责转行左右两营一体遵依以收实效本都院文事聿修宁忘武备以时考验优劣自见其各勉旃

○饬戒贪婪

居官首重维清察吏莫严于守故爵位虽有崇卑究以不贪为宝才具虽有长短要必无欲则刚是操守实立身之根基而持廉乃计吏之先务家本富也素封之室仕非为贫固当慎取与于一介家本贫也淡泊之风安之若素尤当懍暮夜于四知今有养廉又存公费地方无捐赔之项上司无需索之烦廉吏可为正在斯时胡不自爱利令智昏干犯科条身家莫保虽以本都院之居心宽厚不矜明察而见闻既真亦难开一面之网可

胜慨叹现将偃师郎令贪劣款迹特疏纠参用肃官方仰司道府即饬所属一体懍遵务期各敦清操共励廉隅常矢茹蘖之心时切焚身之戒勿听家人衙役之怂恿竟尔垂涎勿因馈遗赠送之常规肆行染指至于知府直隶州与州县最亲必须身先表率而后弊绝风清杜绝苞苴而后上行下效而已正人尤为要务各宜警醒交相砥砺刻刻以郎令为前车之鉴而不致有白简之登此则本都院谆谆布告之心也

○饬戒滥刑

惟良折狱载在尚书以声听讼详于周礼古昔圣贤于两造具备之时犹必考察容貌简核实情然后丽以法而议其罪未闻遽加以刑者诚重之也凡问刑衙门自应虚衷研讯惟明惟允庶几狱成而孚乃若以刻深为明察以严厉为才能任意残虐罔恤民命或未经鞫问敲扑频加或业已招承推求不止哀号疾痛之状宛转阶前具有耳目宁无见闻仁人君子奚忍出此至于据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间生死攸关更宜详慎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平心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勿横加捶楚勿专事深文则刑罚得中和气致祥如任性滥刑草菅人命察出严参不贷若道府为方面大员该臬司系刑名总汇慎恤之念谅有同情无俟本都院之谆嘱也

○饬速结案

本都院披阅各属案件命盗等事例限綦严尚知黾勉办理至于外结事件一详之后累月不覆则州县自理词讼更可知矣不知事犯到官原被证佐必有数人各有生理讼事一日不结即一日不能脱身差役借此索诈书吏从中舞弊土棍构衅生波莫不由延搁而起故讼未结而家已破者有之可为寒心至豫省自尽人命妇女居多果验无伤痕当场即应责令领埋完结近见各属竟有一审再审以至牵连妯娌涉及姑嫜拘至当堂质问殊乖治体岂必有意害民而其病在于不勤其原实由于不敬诚能虚心以求之实心以行之天下无不可了之事也试思

朝廷设官原以为民身为父母岂可偷惰自安使小民无限苦情置若罔闻且一日有一日之事日积则日多何如完得一件即少一件案牒无从委之虞百姓免拖累之苦公私两便而必以旷官自废抑独何心牧令其慎之哉至府州以上凡有承审之责者均以身先为牧令劝此又本都院之所殷殷属望者也

○饬记功过

督抚之于属员向有记功记过之条率皆视为纸上空谈无关考核非独上司习焉不察即下属亦过而辄忘功多者不足以劝过大者无以为惩殊非策励人才整饬吏治之道仰司即饬所属自本都院到任之后起各州县凡有记功记过者俱申明该管府州汇造一册注明为某事记功某事记过呈送本都院查考嗣后按月登记于月底申送如有功一次者准其抵过一次倘积至大过五次即行纠参积至大功五次定行奖荐并饬各属于详验文禀内官衙之下俱注明功过若干次如此则本都院既得不时寓目知该员居官之贤否而各属亦可随事警心交相砥砺贤能者自更加鼓舞平庸者必争自濯

磨未始非振励官方之一道也法在必行慎毋玩视

○劝课农桑

劝课农桑四事经本都院奏明通饬遵照该州县亟宜力行料理即如老农为劝导之人曾否选择是何姓名农时为耕种所先曾否将所定节候徧行晓谕至于量力授田以尽地利曾否实力劝谕多备机杼以勤女工曾否设法制造其最易办理而刻不容缓者又莫如种树一事大路两旁应补杨柳村尾沟头篱边屋角并咸鹼飞沙之地不抱桑柘枣梨椿杜榆柳等树当此春气方动农务未兴必须及时栽植过此以往恐难成活亦恐不暇势将延至来年坐废时日应遵照本都院原奏责成乡耆保长广为劝导各就所宜之木随地种植加意培养其乡耆保长照种成数目递加奖励至地方官有能令民种成桑树五千株枣梨等树一万株者核实册报即记功一次多者照数递加如有捏报加倍罚种仰司飞饬各属一体遵行毋违

○饬行保甲

保甲之法非独弭盗一节而已即如窝赌窝娼私铸私宰旗逃邪教以及借谷散赈等事无不藉此稽查最为善政编设之要全在门牌开写清楚如男妇大小若干现种地亩若干应纳钱粮若干并作何生理详悉注明如有增除即不时改注其循环簿内亦即画一注明则一目了然易于查察屡经本都院檄饬今闻地方官奉行不力尚有未经详注之处合再通饬一体遵照该管府州于因公下县之便亦须随地抽查倘有前项情弊即行揭报慎毋轻忽徇隐

○忧旱问过

豫省自入夏以来雨泽愆期本都院忧心如焚寝食靡宁现在省身思过竭诚祈祷而甘霖未沛自维凉德不足感格神明实深惶悚窃念水旱灾浸虽云气化实关人事本都院叨膺封疆重任忝为通省大僚一事之措置未协一民之情志未通皆足以上干天和司道诸君与我同寅协恭者也所望直言规戒以匡阙失守丞牧令与我分猷赞理者也所赖宣达民情据实陈告某弊未革则亟革之某利未兴则亟兴之务期开诚布公各抒所见慎毋瞻徇顾忌退有后言凡我同官知我有素谅不以予言为文饰之具或详或禀将倾耳以听焉万一久旱成灾如何抚绥经理并望悉心筹划预为酌议以资采择

○饬议八蜡典礼

八蜡之祭载在礼经所以祈年报赛典至重也前饬各州县建庙以奉明禋今夏亢旱蝗蝻迭发俱不为灾麦秋大有普庆丰登足见神明默佑传谓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信不诬已兹届冬月正当索飧之际所有应行典礼应用祭品及犒赏老农饮福受胙之处该司速行妥议造册呈送俟阅定后刊发各属定期致祭一体举行毋违

○饬发明职

身教者从言教者讼昔有明训本都院抚豫以来窃愿与同官勉为循良而躬行不力未堪表率羣僚深用自咎惟是身为长吏职司率属难容缄默而各官远近不等又不

能时时相见面加提撕每欲刊列成书迄今未就近阅宁陵吕新吾先生明职各条先得我心而其言之痛切尤能廉顽立懦启瞶震聋爰亟授梓印装多帙通行饬发司道府厅州县以及佐杂等员公事之余即取一条细加观览各明厥职自无旷厥官循良辈出治化可期本都院与有荣施矣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终



分社规劝条约

再申规劝条约

严饬州县分社

确查州县分社

通行分社事宜

通饬就近讲社

饬发古文雅正

饬发规劝帖语

○分社规劝条约

前有逸文曰能理家务

处乡之善十

一曰能事长上二曰能睦亲故三曰能恤孤寡四曰能周贫乏五曰能受寄托六曰能救患难七曰能解鬪争八曰能襄公事【如本乡河堤树畜保甲赈济等务】九曰能导人为善十曰能规人过失

服教之善八

一曰能行圣道二曰能习礼仪三曰能读小学四曰能读经史五曰能习书法六曰能讲律令七曰能绝异端八曰能联文社【如供备饮馔纸笔之类】

畏法之善四

一曰敬畏官长二曰能肃政教三曰早完租赋四曰耻入公门

?规过各条

犯义之过六

一曰酗博鬪讼【酗谓纵酒喧竞博谓赌博财物鬪谓鬪殴骂詈讼谓诬赖争讼】二曰行止踰违【踰礼违法】三曰行不恭逊【侮慢齿德恃强凌人】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诬毁六曰营私太甚

不修之过五

一曰交非其人【不论士庶但凶恶及游惰无行者而朝夕与之游处则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暂往还者勿论】二曰游戏怠惰三曰动作无仪【谓进退疏野及衣冠全不完整者】四曰临事不恪【主事废忘期约后时临事怠惰者】五曰用

度不节

【右规劝条约各州县举行该学生员多者以四百为率用仁义礼智信五字于东
西南北中立为五社每社约隶八十人选端谨公直生员二人为长择村舍毗连居址相
近者分上下社各纠其半教官依式各置规劝簿四本循来环去分发各社首列社长姓
名诸生次之人各一页善则朱书详记过则墨笔直书每季月底社长呈送学师学师于
下季月首十日内传集诸生于明伦堂升座唱名有善命之列坐左右登记优簿有过则
站立堂下面责令改如能改下届劝惩时削去过迹三令不改罚跪读卧碑大过则登劣
簿以备申黜其无故不到者记过每年底教官分别核明一呈学院一呈本院庶几优劣
了然士争奋励至社长混俗模棱不直书详记或偏徇不公善过混淆者斥退另选仍入
劣簿以三年为期老病请休者听如三年内能教导诸生善多过少及有善无过者教官
同牧令据实详请以乡饮僎介荣之如教官视为具文不实力奉行定行参处其府学
诸生即隶于本学一体纠察各社童子有能背诵小学孝经及恂恂循谨者社长领见学
师面试籍记府县考时荐列前茅】

○再申规劝条约

劝善规过之法原于蓝田吕氏乡约前依窦静庵先生订本刊布各学分社举行学
者果能实体而躬践之则动必由礼而德自归厚相劝相规之中已该相交相恤之义矣
惟是中州素称淳朴而近见士民礼教多疏任恤罔闻则草野倨侮之习未除刻薄鄙吝
之私未化渐与淳朴背而驰焉是诚可忧则吕氏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二则亟宜酌古通
今明列各条俾诸生有所持循以迁善改过返朴还淳本都院实有厚望焉

?相交各条

礼俗之节四

一曰尊幼辈行 【尊者谓长于己二十岁以上在父行者○长者谓长于己十岁
以上在兄行者○敌者谓年上下不满十岁者○少者谓少于己十岁以下者○幼者谓
少于己二十岁以下者】 二曰造请拜揖 【凡少者幼者于尊长贺节辞谢皆为礼见
此外候问唁慰白事质疑经过皆为燕见尊者受谒不报长者令子弟以己名帖代行凡
敌者辞见贺谢相往还○凡见尊长拱立于门外通名将命者延入容趋进见再拜燕见
三揖退则主人送于庑下若命之上马三辞不许则从其命凡见敌者使人通名俟于庑
下礼见则拜燕见长揖凡见少者以下则先遣人通之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门下马则
趋出迎揖升堂来报礼则再拜谢退则就阶上马○凡遇尊长于道皆徒行则趋进揖尊
长与之言则对否则立于道侧以俟尊长已过乃揖而行皆乘马于尊者则回避之于长
者则立马道侧揖之俟过乃行若已徒行而尊长乘马则回避之若已乘马而尊长徒行
望见则下马前揖过既远乃上马尊长令上马则固辞遇敌者皆乘马则分道相揖而过
彼徒行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过则上马遇少者徒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遇幼者则不
下马】 三曰请召迎送 【凡请尊长饮食既来赴明日主亲谢劳召敌者以书简明日

客使谢酒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亲谢酒○凡燕集皆乡人则坐以齿非士类则否有亲则别叙有异爵者亦不以齿若特请召或迎劳出饯皆以专召者为上客如婚礼则姻家为上客皆不以齿爵为序○燕集别设卓子于两楹间置杯盞于其上主人执杯以献上客上客辞主人亲送坐位卓子上西向一揖上客取酒酢主人东向一揖主人乃献众宾如仪○凡有远出远归者则迎送之拜揖如礼有饮食则就饮食之尊长敌者归迎劳毕从其家见之少者以下不必迎俟其既归至其家省之】 四曰庆吊赠遗 【 凡同约有吉事则庆之有凶事则吊之每家只家长一人与同约者俱往若家长有故或与所庆吊者不相接则其次者当之○凡庆礼如常仪有赠物或其家力有不足则同约为之借助器用及为营干○凡吊礼闻其初丧则率同约者便服而往吊之且助其凡百经营之事主人既成服则相率素冠素衣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赠俟发引则素服而送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吊之○凡吊丧送葬丧家只备蔬食不可具酒肉以待吊客○凡闻所知之丧或远不能往则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吊服再拜哭而送之】

?相恤各条

患难之事七

一曰水火 【 小则遣人甚则亲往救且吊之】 二曰盗贼 【 守望相助有惊则同力追捕贫则为之助出募赏】 三曰疾病 【 有疾问之病则为访医药贫则助其养疾之费】 四曰死丧 【 始丧则哭之有事则奠之口人则助其营干贫乏则厚其赙赠凡丧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辞却焉】 五曰孤弱 【 孤遗无依者若能自贍则为之区处或择人教之贫者协力共济或闻于官司无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众人力为之办理若稍长而放逸不检亦防察约束之无令陷于不义】 六曰诬枉 【 被人诬枉过恶不能自伸者有方略可以救解则为辨正】 七曰贫乏 【 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

右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二则社长与诸生以时讲明有能遵者即书于善簿以奖励之

○严飭州县分社

分社之举所以端士习广教化法至善也盖士为乡里表率苟读书明理之人尚不能迁善改过恪遵礼法凡厥庶民无怪其放僻邪侈陷于刑戮而不知矣有牧民之责者正宜劝学兴贤以昭训俗型方之治今本都院访得上蔡县并未实行立社之法及询之该处绅士虽近在城中身列义学者亦茫然不知分社为何事乃知从前该县详覆之文竟属捏饰夫立社考察功过或按季或按月俱系地方官自行酌量因地制宜并非繁苦难行之事无论教官职司秉铎是其专责即有繁剧之州县亦非朝朝审事日日比粮则一岁之中何难破数日工夫面与士子讲论劝规以洗其俗吏之心而尽其化导之实乃并此不为尚得谓之留心吏治者乎该司即将上蔡县捏饰缘由确查详夺并严飭各州县查照本都院屡次檄飭实力奉行毋得虚应故事责成该管府州加意稽查倘或有名

无实即将该地方官及儒学并该管府州详揭田违

○确查州县分社

分社规劝一事非惟振兴教化凡农田水利树畜保甲一切令行禁止等务俱有提纲挈领潜移默化之权但此中妙用惟循吏知之若浅浮庸陋之牧令平时品望既不足以服人办此一事又无一段诚心一番切语乍与诸生接见诚如南汝道所谓干燥枯涸竟味索然者何能相强该府州可确查所属州县孰为行之已着成效孰为奉行尚属龟勉孰为督催无益不如缓行逐一分别开折呈报以凭核夺

○通行分社事宜

乾隆三年十月初九日据藩司呈称分社之法重在敦品立行先道德而后文艺祥符张令恐诸生有规避不到之弊于议详八条内请于社期不拘四书五经诗论发题二道听其自试一艺其或不愿赋诗作文者随意默写圣贤格言数段或临诸家法帖数行或讲究算法数则或射箭数回注明汇呈原欲以文会友而非专重乎文也乃州县尚有不加体察专以出题亲试及扃门考校多分等第详禀者夫社中生监众多无故不到则犯规条而有记过之虑到则必须考试在饱学者固所乐从但其中有不自信难以见长者未免畏惧不前是立法稽查欲以杜其规避而责望太过适以阻其向往殊非分社规劝之本意似应再行通飭凡社期命题除能文而喜于作文者听之其或有携带小学一部赴社中于嘉言善行篇内择一二条或三四条互相讲贯者此尤为可嘉之士其朴茂无文及初学后进无可献长者一体到社从旁听讲盖周旋揖护皆可学习威仪正论格言亦足增广识见如此诱掖奖劝日就月将多士有优游之乐无畏避之弊于品行更有裨益等情到本都院为查以文会友虽不可废而社期规劝究以德行为先今各属多专重考试殊未妥协合再通飭该府州县一体遵照田违

○通飭就近讲社

据邓州知州李治国详议举行社期一事内称州县遵奉定例巡民疾苦劝课农田树畜又每月应赴乡镇讲约今又奉宪立社规劝此三事均关富教实政似应于巡察之时即行讲约讲毕即行考察社中功过互相规劝将见一巡察而讲约规劝并举三善俱备事既不繁民又不扰于士民均有裨益又查社中诸生多有远馆他方不在本境而在邻邑者若必令每期亲至不但奔驰道途并恐荒废职业若听其终年不至社中又非立法化导之意应许该生报明儒学即编入就近馆地之社所一体考核等情到本都院为查巡察劝课讲约规劝俱富教之大端有司之专责今一时而三事并举官吏无往返之劳士民有观感之益事属可行至远馆诸生就近入社亦为妥便合行通飭所属实力奉行至编入别社之生监该管社长仍应一体规劝秉公考察该生亦不得故为抗违致干查究

○飭发古文雅正

士子读书首崇实学必知所养乃可有成中州向存重刊经史性理诸书复经本都

院请刻孝经大学衍义近思录文献通考纪要广布颁行现又多购十三经廿一史百余部编发各学以资寒士诵习书籍亦略备矣惟念汉魏唐宋以来名儒辈出古作如林实为肄业所必需但操选之家任意去取纯杂并登以致家弦户诵徒掇其华而漓其实殊非因文见道之意今购得蔡闻之先生所选古文雅正二百余篇醇茂典则内有关于身心意知之微外以备夫齐治均平之道其批评之处单词只字悉中窾要诚先正之典型后学之津梁也仰司即发各府州县于社期规劝之时传示诸生令其钞写讲贯仍谕各书坊速往江南多发古文雅正来豫以便士子购买毋违

○饬发规劝帖语

分社一事本都院大费苦心酌定章程谆切告诫务在必行者诚以士子为四民之望学校乃教化所先诸生果能立品敦行视为分内则既无愧为圣贤之徒而仪型乡里化导愚氓即可臻一道同风之治所系匪浅鲜也自立条约以来将及一载各属蒸蒸向化者固已渐知名教之乐而勉强应从未能心知其意者恐亦不少今据署南阳守黄丞呈送劝谕诸生帖语甚为明白婉切仰该府州转发所属州县细加体认实力敦行仍查明每邑分社若干各给一张徧示诸生讲明切究共相勉于德教之成有厚幸焉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二终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三

受业门人张受长辑

劝崇节俭

饬发劝农里语

计发劝农语壹百张

劝戒赌博

禁止贩曲

严禁逼寡恶风

严禁节孝陋规

饬禁闹丧

饬禁停柩暴露

致祭水源

预防水患

○劝崇节俭

豫省素称醇朴俗尚俭约自应余九余三家给人足使者比年以来体察闾阎情形未免今昔异致亟宜加意节省以裕盖藏庶几有备无患其一在缙绅巨族闾閻之门罔知稼穡往往贵金玉而贱五谷妇女习于暴殄子弟任意挥霍不知富贵无常盈满宜戒奢侈之后立见萧条朱户饥寒尤堪浩叹此缙绅巨族所当首崇节俭者也其次莫如商贾挟其贖本觅取蝇头朝夕经营时权衡于子母风波奔走等性命于鸿毛祇此锱铢所

积辛苦所余即使多方撙节犹恐亏折有时若再费用无度则目前何以营生将来何以餬口此又商贾所当力崇节俭者也若夫中等之户不下八口上而父母下而妻子皆取给于一人而且婚嫁有费丧葬有费疾病医药有费岁时伏腊有费丰年尚多拮据一遇水旱不时外而借贷无从内而升斗不给资生乏策转徙化离势所必至夫人情平居无事饱食暖衣视为固然则日用起居渐加扩充及至一旦匮乏省约转觉艰难追悔未免无及必须早为筹划通盘打算每年收获若干赢余若干何事当用何事当省勿为迎神演戏以糜无益之费勿好赌博酗酒以耗有用之财则今日之所余可以备明日之不足一年之所余可以备他年之不足富者固可长保贫者亦可支持时际丰登无不安居乐业即当俭岁不至啼饥号寒此节俭二字极为尔百姓劝也务须屏绝浮靡以还淳古则节俭崇而衣食足衣食足而礼义生礼义生而教化行矣勉之望之

○饬发劝农里语

牧民之道不外教养两端而劝导之法全在良有司感之以诚要之于久而后默化渐移着有成效若朝令而暮止作始而辍终虽有善政又何裨益即如勤耕作备旱潦广树艺多畜牧均系足民要务兹当东作方兴农事伊始本都院特制简明里语以为劝课合发该道府州转饬所属照刊斗方给发老农乡地徧行晓谕仍于下乡巡查讲社之时随便询问令其背诵记则奖之忘则惩之务使穷乡僻壤罔不周知妇女儿童亦能领略庶几传闻熟习互相劝勉以臻家给人足之美是所望于循良之吏焉

○计发劝农语壹百张

要种田莫偷闲人勤粪大乐丰年
要吃饭防天旱凿井开渠早打算
要满收通水沟水来即去涝何愁
要得富多栽树本钱不费利无数
要实惠养畜类鸡鸭猪羊都好餽
要如意行善事忍耐公平真吉利

○劝戒赌博

民俗之害赌博其最甚者也良贱不分长幼无别士失其品农工商贾失其业游手无赖开场诱骗一入局中莫能自拔志气日昏家货日荡亲族鄙薄而不悔父母妻子冻馁而不顾甚至水穷山尽进退维谷行事卑污流于匪类更或当场争角输后索钱忿起一时祸延人已命惨须臾者有之身幽縲绁者有之其为害不可胜言是以禁例森严使之爱惜身家杜患未然匪徒绳之以法实欲纳之于善所以为人心风俗计者至深且切也尔等百姓凡见赌博场中有成家之子赌博银钱有致富之理有害无利有损无益人人共见触刑犯罪亡身败家比比皆然安可不重以为戒本都院抚兹两河惟期葺屋穷檐罔不厚生正德凡我小民各勤本业家庭骨肉不时劝戒亲族乡党互相箴规祖父所遗者当思创业艰难己身所积者当念经营不易浪弃生涯困苦难堪祸患颠连悔更无

及务必敬听吾言安分守法俾风俗日归醇厚倘敢开场聚赌重治其罪乡地徇隐并究不贷

○禁止贩曲

足食以积贮为先耗谷惟贩曲为大以有用之物糜费无穷殊为可惜长恶崇饮贻害尤深豫省本系产麦之区每至收成西商挟其厚费在于马头集镇开坊晒曲如祥符之朱仙镇陈桥陈州府之周家口南阳之九子山新蔡之方家集上蔡之东安集内黄之楚王浚县之道口等处皆渊藪也该管府县严行查禁如有广收麦石晒曲私贩者许邻佑乡地首告拏获之日照例给赏徇隐不报事发治罪并通饬各属关津隘口一体稽查如有车载船装骡驮背负并无照票者即行拏究至民间零星制造自用者不得概禁滋扰仍劝谕小民务期撙节爱惜以备盖藏切勿止图目前浪行花费此时贱粟者转而贵余亦失算之甚矣懍遵毋违

○严禁逼寡恶风

王政施仁必先恤寡国家旌表首重守贞诚以妇人不幸遽失所天或上存衰老之翁姑或下遗襁褓之子息茕茕无告孤苦伶仃无论贫乏之家有无龟勉操作备极辛勤即富厚之家内外支持忧患更虞意外夫以巾幗者流而能明乎从一而终之义以阅历乎艰难险阻之中其心良苦其志可嘉凡在邻里亲戚自当矜怜之敬礼之保护之扶持之以成其志而全其操庶不失仁人君子之道今本都院披阅案件竟有灵宝监生刘殿升汜水生员张极天者名列胶庠行同禽兽一则强卖兄嫂一则逼嫁弟妇揆其情由皆因图谋产业觊觎家赀私立婚书纠众抢夺良心尽丧伦纪灭绝实为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现在斥革生监按律杖徒枷号两个月严惩示众但此等逼寡异事出于宫墙名教之中风化所关殊非浅鲜合行严禁仰司道府转饬所属州县徧行晓谕凡乡党亲族内如有寡居节妇务须共相保护倘有不法亲族人等谋产逼嫁许族长姻亲乡地邻佑即行赴官密首严拏究处生监有职人员速行详革审拟毋得轻纵族长邻佑知情容隐者事发并治以罪该州县于讲约所谆切劝谕并行儒学教官督率社长一体规劝究察毋得视为具文

○严禁节孝陋规

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定例举报节孝以衙门经涉愈多书吏需索愈甚行令州县径详督抚学政核实具题立法最善今本都院访得州县各衙门于节孝一事操纵悉由书吏其弊无穷或册结不合则借上司驳查之名多方勒索即已经批准则又借题达之费索取陋规更有故意耽延迟至年底具详上司赶办不及批俟来岁汇题又藉称上房捺搁哄骗银钱总由百姓身居閭阎或驳或准曾否题请无从查问不得不堕其术中每将建坊银两预先许作谢仪是以给领之日尽为书吏分肥富者怠行贫者无力求其能建牌坊者百不得一殊堪痛恨今乾隆二年详报节孝本都院业经缮本具题者共一百三十六名其已经批准办理不及存俟来年汇题者共十六名诚恐节孝之

家未能知悉致启书吏需索之端合行钞黏饬禁仰司官吏分檄各属令该地方官传谕通知其建坊银两当堂给发不得假手胥吏扣克短少并劝令本家无论木石速行建立牌坊以光潜德该地方官倘漫无觉察仍踵前弊官参役处决不宽贷至本院衙门书吏有借规礼名色勒派该管经承者该州县据实密禀以凭究治勿得徇隐干咎再查仪封县烈妇陈氏孟津县烈妇郭氏偃师县烈女杨氏淮宁县贞女崔氏经前院驳查据署司援照乾隆元年顺天府尹陈题旌烈女孙氏之例具详前来亦经本都院具题在案合并饬知一体建坊务垂永久以慰幽魂毋违

○饬禁闹丧

生养死葬事亲之常而循礼守分人子之道今闻豫省陋习凡遇丧葬之事往往聚集亲朋广招邻族开张筵宴陈设酒肴酣饮放饭自朝及夕其富户有力之家则鼓吹音乐演戏跑马并装扎人物纸作以为饰观是以民间一有凶事则亲友宗党敛钱醮分本家因习俗相沿万难从俭多方设法务为浮华甚至需费不貲则借贷质当亦所不顾夫临丧以哀为本送死以葬为重而乃欢呼宴乐甚于喜庆繁文浮费过于殡埋在旁人固属非礼而人子更觉难安本都院前于规劝条约内曾经注明示禁而此风尚未尽息总缘人心不能反本细思合行严饬禁止该州县徧贴晓谕并于社期令社长诸生互相劝诫遇有丧葬之事务须遵循礼制屏绝虚文不得仍蹈陋习违者按律治罪各宜懍遵

○饬禁停柩暴露

礼莫重于殡葬子职之常义莫大于瘞埋仁人之事故律载托故停柩在家不葬者杖八十例载地方有暴露无收尸骨务期设法料理建立义冢以妥幽魂乃民间尚有停柩在家及暴露未葬者一则富贵之家惑于阴阳风水之说此谓来龙未准彼云砂水未清东寻西购迄无一就不知公卿巨族谁不访求吉兆而子孙半系衰零士庶齐民岂能尽卜牛眠而后来反多显达谚云阴地不如心地好此言最为有味次则士民中等之家欲求厚葬则力有不能欲从简略则未能免俗往往延挨观望以待时日不知发迹难以预期贫富自当随分不封不树足见古朴遗风一土一邱犹胜雨淋日晒古云丧具称家有无此言何可不遵又有一等鳏寡孤独穷民不知姓名乞匈偶然路过病死地方报官相验之后招访尸亲往往经年累月无人认领甲地人等又不敢擅自掩埋听其暴露有此数者是以家有久停之柩地多浮厝之棺甚至狐藏兔穴犬食狼残触目伤心殊堪悯恻该州县劝谕百姓如有停柩在家浮厝在地者责令死者之子孙随分殡葬务期入土一切糜费虚文概行禁止至于无收尸棺地方官设法建立义冢随即掩埋其路死贫人察其生前果系乞匈并非远来行旅亦责令保甲人等一体掩埋毋任暴露是在守土之官多方劝导实力奉行毋违

○致祭水源

时届季夏雨水稀少百谷鲜润泽之资兆民有暵干之虑本都院日事虔祷虽屡蒙降泽而甘霖尚未普徧苦思焦心寢食俱废谨按春秋繁露雩祭而请雨先儒郑康成云

阳气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兴云雨必先祭其本又礼书曰或祈山林川泽查桐邑乃淮河之源济邑乃济水之源辉县乃卫水之源嵩县乃汝水之源旧有庙祀春秋祭享由来已久值此天时亢阳需雨孔亟是宜恪遵典礼敬谨祭告以祈霖雨大沛惠此两河本都院敬制祭文一道虔奉祭帛一端并备祭银一封特委该县代祭仰即洁治牲醴斋戒行礼务须宁神肃虑必敬必诚昭格神明慎毋泄视

○预防水患

中州地土平衍蓄泄无具晴则易旱雨则易潦历来如此故讲求水利为豫省第一要务今天气恒昞弥月不雨阴阳消长之理无往不复久旱之后每患水潦若不预为防范必致临时周章仰道府州转饬所属将境内旧有河渠堤堰及一切傍山临河处所亲历查看相度情形或开渠以导之或筑堤以障之渠之淤浅者立即疏浚深通堤之卑薄者立即增培高厚务使来源之水有所宣泄下游之水有所容归先事绸缪方为尽善且兴举工程俾贫民力作餬口尤于地方有益倘苟且偷安不速料理及至雨水既多诱过于天而不咎人事之不力则为庸闾之员溺职亦甚矣戒之慎之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三终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四

受业门人张受长辑

水灾罪己恤民

饬学賑给贫生

檄委各道查賑

飞饬广给麦种

通饬多种蔓菁

饬催兴工代賑

饬令随地安民

谕建棚舍僦居

劝谕周恤灾民

饬备棉衣恤贫

通饬收养弃儿

饬借仓谷畜牛

刊发賑恤事宜

通饬便宜行事

谕令社生监賑

○水灾罪己恤民

祥符等县连朝大雨房屋倒塌田禾被淹实为异常灾祲此皆本都院奉职无状上干天和所致夙夜悚惶寢食俱废念我小民上淋下湿坐卧水中栖身无所餬口无资兴

言及此不禁心碎泪下矣查乾隆二年定例如遇水灾骤至果系房屋倒塌无力修整并房屋虽存实系饥寒切身者均酌量赈恤安顿等语该司速飭被水各属确查实在乏食穷民度日维艰者即动常平仓谷按其户口大小先赈一个月口粮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其房屋倒塌之户动支存公项下极贫一两次贫五钱伤损人口者加倍随查随给该地方官身膺父母子民之责务期加意抚恤俾灾黎均沾实惠倘不悉心料理以致流离失所定以玩视民瘼严参各宜慎遵

○飭学赈给贫生

案查乾隆二年定例被灾各属凡贡监生员实系赤贫乏食者令报明该教官确查造册转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酌加抚恤等因今被水地方见有生监委系赤贫而房屋倒塌栖身无所餬口无资者深为悯恻合亟飭知该司速行教官确查贫生造册移送有司其栖身无所者给银一两餬口无资者并动常平仓谷按其户口多寡先给一个月口粮事竣一体报销

○檄委各道查赈

祥符等处日前暴雨骤降昼夜不息兼之贾鲁双洎沙渚淇卫等河水势甚盛堤岸漫溢念我小民弗获宁宇本都院时刻悬悬如同身受亟思躬履亲查询民疾苦但省会重地职守攸关不便擅离合行委代该道即便轻骑减从前往所属府州被水地方察视情形安慰抚谕宣布皇仁查督赈务其应纳钱粮即飭概行停征俟勘明成灾之后照分数蠲免涸出地亩查有缺乏工本者速谕有司酌借籽粒上紧播种以俟秋成此外应行事宜该道随便酌行务期实力抚绥毋使一夫失所望切望速

○飞飭广给麦种

今岁秋收失望全赖明春二麦接济时届白露正当播种之候诚恐无力贫民籽粒维艰因循坐误所系匪轻仰司飞飭被水各属立即亲赴四乡逐加察看责令乡保老农徧谕播种其有缺少籽种者即将县仓原征麦石借给如无麦石则支县库银两给发采买或贷以仓谷令其通融易用务期乘时早种无误此系民食攸关万难刻缓该地方官须殚心竭力速行妥办不得虚应塞责以致田亩荒芜仍将种麦分数报查本都院于此覘牧令之贤否焉

○通飭多种蔓菁

据新郑县知县陈中稟称蔓菁一物乃系民间打油菜子四时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茎冬食根六月种者根大而叶粗八月种者茎美而根小七月种者根叶俱良今正值其时已多张告示再加传牌率同乡地人等督令多种等语本都院为查荒歉之年苟有可以充腹之物自应预筹蔓菁一物即古所称诸葛菜是也武侯行兵所止必令军士种植取其易长而利溥随时随地皆可布种堪备艰食之需合行通飭被水州县各因土性所宜酌量办理动支公项多购菜子种分发贫户劝谕乡民广为布种切勿忽视

○飭催兴工代赈

被水州县勘报之后自加赈恤但自冬徂春为日正长必须兴修工程俾贫民得以力作餬口庶可接济查从前已经估报之城垣本声明于水旱不齐之年兴举应即遵照原估速行领帑开工其现在被淹之城垣以及应修堤岸应浚河渠并文庙坛壝考棚驿号墩台营房等项或全被冲塌或倾圮过甚地方官实在无力捐修者应作速确估由司委员勘明核实分案议详以凭本都院题咨兴修此系寓赈于工非往年可比不得借口估计需时贻误民食一面确查年力精壮素无恒产之贫民造具清册应用此又于恤贫之中行弭盗之法良有司其加意焉

○飭令随地安民

豫省向有无业穷民佣工觅食行踪莫定凡遇歉岁投奔他乡若不论其愿归与否一概资送亦非抚恤之道现行布政司委员在大路要隘处所稽查劝谕勿致流移他省合再通飭府州各属确查境内流民情愿回籍领赈者照例资送如或资生有望不愿回籍者即行随地安插俾得宁居设立牌甲一体稽查并动常平仓谷大口日给谷一升小口折半以资寒冬餬口至来年二月春融耕作之日止事竣报销该地方官务须实心料理抚绥安集倘视为具文任听流民往来全不安顿者一经察出定行严参仍将资送流民留养若干给谷若干十日一次折报毋违

○谕建棚舍僦居

此番被水塌房居多有力之户自能及时修葺至实在穷黎餬口尚艰万难料理而入秋以来天气渐凉依栖寺院住宿城郊露冷风凄实堪悯恻本都院现同司道各官公捐俸银于省城搭盖棚舍念及外府州县亦多被水同系灾民栖身无所恻隐之心人孰无之该地方官身为民牧亟应筹划各就城关镇市择其高旷藏风之地搭盖席棚或筑草舍先尽鳏寡孤独次及真实贫民查造册籍俾令居住仍于十家之内设一牌长稽查以防火烛盗贼等事务必悉心经理不得坐视干咎

○劝谕周恤灾民

本都院自维凉德感召灾眚夙夜靡宁勤思补过业飭被水各属银谷兼施一面飞章上疏请旨加赈皇恩浩荡灾民自免乏食之虞惟是房屋倒坏甚多虽给葺费而地土未干砖坯莫购实难修盖一遇阴雨则存身无地再四图维亟无善策窃念各属生监自分社规劝以来睦婣任恤之谊闻之熟矣善行义举正在此时如有所余空房无论一椽半舍俱可招致灾民住居免致露处转徙他乡仁人君子谅必欣然乐从也该县即同教官转飭社长有能招住十人者记大善一次二十人者记大善二次三十人者记大善三次五十人以上者给匾奖励即不及十人者亦记善一次其有素封之家慕义而不在社学者亦照此数奖励至若谊敦桑梓忧患与同或将有余粮食减价平糶或就眼见贫民径行周急或购木料苇席搭盖棚舍更有益于灾黎地方官按其所用银米多寡核实具详小则从优旌奖大则题请议叙该县于讲社时并传谕知之

○飭备棉衣恤贫

省城烟户稠密今岁被灾花布等物无不昂贵冬日穷黎衣不蔽体殊堪悯恻前据不被水州县报有助施银两尽可制备棉衣该司即发祥符县星速制备棉衣做完百件陆续呈验一面密查鳏寡孤独老病残疾穷民开造花名清册核实给发仍将棉衣背缝之上俱印义施二大字戳记以备查考

○通飭收养弃儿

豫省设有育婴堂从未报有收养遗孩者可见中州风俗之厚惟是遭兹水灾恐有穷民儿女本多众口嗷嗷难以兼顾或觅食他方不便携带因而委弃者深为可悯该司通飭各属徧行晓谕无论本地外来贫民如有三岁以下小儿不能养活情甘抛弃者即送育婴堂收养该地方官动支堂内公银雇觅乳母给以工食加意抚恤俟来年秋熟时本生父母愿领回家者听从其便该牧令均有父母斯民之责堂内又有公银应用不费之惠谅必欣然办理仍将收养小儿若干按月册报毋违

○飭借仓谷畜牛

宰杀耕牛例有明禁但恐水灾之后愚民无知止图目前之食用遂忘力田之本计轻售屠户滥行宰烹迨至来春耕作倍觉艰难地亩荒芜半由于此昔林佺事荒政丛言深用为戒良有以也该司通飭各属一体严禁如有私宰耕牛者立即严拏照例治罪毋得宽纵其无力畜牛者即行借给仓谷令其饲养以资耕作俟麦熟时照例免息还仓可也

○刊发賑恤事宜

被水之后賑恤多端题咨议详转行稽延恐有司不谙未能悉举刊发简明事宜十六条以便遵循

- | | |
|-----------|-----------|
| 一倒屋贫民分别给资 | 一乏食穷黎先賑一月 |
| 一缓征以纾民力 | 一灭祟以平市价 |
| 一贷仓粟以济有无 | 一给籽种以资播植 |
| 一拨谷麦以备需 | 一留漕米以加賑 |
| 一兴工代賑以资贫壮 | 一随地安插以抚流移 |
| 一种蔓菁以佐艰食 | 一施药饵以疗时症 |
| 一建棚舍以广民居 | 一劝义举以助賑恤 |
| 一免米税以招商贾 | 一委社生以勦賑务 |

○通飭便宜行事

救荒之道原无善策而济众之方贵有权宜豫省罹兹水灾本都院日夜焦思竭力补救立賑法十六条苟可为灾民计者无不详酌施行矣惟是被水之轻重不同地方之情形各异本都院仅挈其大纲而分任经理者全赖司道诸君以及各郡贤守同心共济至牧令为亲民之官人情土俗尤所熟悉因地随时须有变通惟在实惠及人不妨便宜行事即事关钱粮碍难专擅亦可先发后禀本都院自行担当无虑赔累诸君子俱有父

母斯民之责目击灾黎颠连危困生平利济莫大于此勿以空言具详勿以后言贻误如果抚绥合宜民生得所定当破格荐扬以风有位若或悠忽畏缩坐失机宜亦干严谴勉之慎之

○谕令社生监赈

本都院抚豫以来未能以德化民而先以礼待士分社规劝剧费苦心无非欲诸生以豪杰自待不以庸碌自安也遭兹水患念我小民颠连重困夙夜焦劳多方拯救诸生谅亦共见共闻矣惟是赈恤一事经理颇难乡地吏胥因缘舞弊移名更姓冒领口粮而莛独无告真正贫黎反不得普沾实惠或僻处孤庄未及查造或乏钱使费故意删除或欺其乡愚不登册籍或知其孤寡暗领分肥种种弊端难以枚举惟身居是乡持公好义者知之最明而行之无弊再四思维不得不藉诸生之协力也现檄藩司转饬州县查赈下乡即同该村社生核对烟户册相符然后给票如有遗滥立行稟明增减将来赴厂监赈一体给以饭食察有情弊即行举首果能秉公协理着有勤劳定从优奖本都院明知诸生闭户潜修不干外事但明体达用原无二理济人利物皆属分内昔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则今日之居乡救灾恤患赞勸公务者即异日之登朝理繁治剧大展才猷者也诸生勉旃

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四终